

美

小

帶

全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

武俠技
藝小說

萬勝鏢 (卷一)

實售國幣二元四角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賴 備
發行 人 張 壽 田

出版 者 愛
發行 者 藝林書店

外埠代售處

北京 楊梅竹 新華書局 青島 莘縣路 新明書報社
張家口 怡安市 廣裕書局 上海 山東路 勵力出版社
天津興亞三區三十號路一五五號

萬勝鏢

第一章 巴武爭雄

行年五十，垂垂老矣，既不能標奇

流，以謀衣食，鐵羽歸來，漫遊齊魯

，袁安臥雪，陶潛乞食，其亮節清風

述相勉，自顧淺陋，何敢禍聚災梨

隆情，感何可言，却命殊嫌不恭

日矣，夫文史星歷，倡優所蓄，

不足論列之裨官，更適於衆

東華路塵沙滾滾，玉河橋車馬紛紛，它

閑把英雄細討論，能幾個到頭安穩。

這一首小令，是明朝宛平劉副使效祖字。

，其意趨樂天知命，兼有豪氣，常誦讀。

詞，自來撰小說的說評書的在一上場，總要交什

書。

山東是齊魯故邦，東臨黃海，西峙泰山，管子字

，瀟洲龍興，紫氣東來，約在順治四五年，博山縣陞

，明季在洪大經略部下當差，在陝邊出師入死，立了不小

滿洲，松山一役，因為受了傷，到後方養病，等到病好，

看着明室氣數衰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以洪恒九學說

無法挽回，他氣憤難舒，又不願作二臣，也就卸甲歸田，苟延歲月以了平生，家中只

薄田三四十畝，耕種度日，也養小孩。夫妻二人，只生一女，乳名鳳兒，巴星三愛如掌上明珠，因為無子，他將女兒當男孩撫養，起了個學名叫鳳英，由七八歲就傳授他武藝，團腰倭腿，冬練三九，夏練三伏。一半自己用功，一半期望女兒成名，練了十幾年，鳳英是拳脚棍棒，件件精通，宜再練習，飛簫走壁，高來高去，陸地飛騰，馬上步下，俱都純熟。兵馬之中，最喜歡三節棍和護手鈎。別看他是個女子，論武術膽強男子百倍，容貌雖非十分人材也還夠個端正，書沒念過多少，却粗通文字，為人孝順父母，沉默寡言，到了十八九歲，有親戚街坊輪鳳英提親，富的全是土豪劣紳統給子弟，巴星三不慕榮利，不肯結親，有的世代書香，可是家道貧寒，小孩又不出衆，怕女兒過門受苦，因為女兒選擇東床，很下了一番苦心，到了鳳英二十餘歲，還沒有婆家。趕家運不濟，夫人去世，發喪辦事，花費許多錢，所有積蓄一文不名，少不得不變賣田產。加着巴天奎久在軍中，仗義疏財慣了，不懂得過日子，所取糧的糧食，終終不足吃用，又遇上

大明國亡，清室定鼎，一興一亡，兵連禍結，山東勢當其衝，又加着旱潦不收，父女們幾乎不能生活，人窮當街賣藝，虎瘦攔路傷人，他就想起作個小本經營，暫維生活，不過他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即便拉下臉來，究竟賺的了錢，賺不了錢亦不敢定，看見街坊不少到樂安去販私鹽，很是有利，他也弄了個小鹽，帶上傢伙，去販私鹽，博興同樂安是鄰縣，鹽灘很多，一尋之上，聽許多鹽販說，各處私鹽，都不很賤，就是武家灘私鹽便宜，因為武家灘出產的鹽多。又比別處乾淨，掌櫃的武天魁，是那一方人物字號，無人敢惹，官私兩面的人，都有個怕字，不只他發賣私鹽，沒人敢管，並且買他鹽的行販，亦不敢爭，所以武家灘的買賣好極了，是販私鹽的。都往武家灘運貨，巴星三也想到武家灘，他騎着驢，隨着幾鹽販往武家灘來，一尋之上，打聽些個私鹽情形，到了武家灘，巴星三也到鹽灘，只見灘為四圍，有無數的鹽溝，順海邊放過來的海水，順溝流到灘上，灘上鹽溝有幾寸寬，流着風浪，底下海水變成鹽，自然得一看，有無數的鹽計，各處七事鞭竿子鞭棍棒等，往來巡梭，保存存鹽，那鹽屯堆

積如山，巴星三見鹽灘夥計們，個個都長得身裁高大，漢仗魁梧，很是威風，他料想夥計們個個都是這樣。那掌櫃的一定是人物不俗，本領出衆，武藝高強，他隨着鹽販走進了武家灘，只見這灘中有百十戶人家，十幾個舖戶，房屋整齊，街道乾淨，有些個人提着小鑼來回亂轉，大約是有了事他們就敲鑼，必出來無數的人保護鹽灘，巴星三心中猜想之際，來到了鹽店門前，只見這裏有無數的鹽販，或是拉着騾馬，或是擔着條筐，在鹽店門前，按着號來接卸的次序排列開了，挨着個兒躡躡，那鹽店是五間門面，全都開着，裏頭架着幾十個大簸羅，滿裝着鹽，在後邊有些個身軀高大的壯漢往外抗鹽，懸着十幾杆大秤，量升斗等物，巴星三見他們這鹽店，忙的了不得，他大聲嚷道：「武掌櫃的，俺巴天奎買鹽來了。」——這這樣一嚷丹田氣足，嗓音洪亮，鹽店裏外的人，全都聽見了，個個注目觀瞧，這時候武掌櫃的正在賬房坐着，同管事先生們談天，聽見外面有人喊嚷，忙着出來，抬頭一看，見嚷的這人，身高七尺向外，虎背熊腰，面如赤炭，濃眉闊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襯，短髮鋼髻，剪子股小辮，盤在頭上，挽了一個咯噔響。

一身寶藍色繭綢褲褂，大酒鞋白布襪子，年紀在六十以外，相貌堂堂，人材出來，當時就明白了，略出巴天奎是個人物，他目不轉睛的觀瞧巴天奎，巴天奎嘆完了這一聲，見肉櫃房走出一年及六旬老人，身高八尺，頭大項短，背厚腰圓，面如生羊肝，黑中透紫，劍眉虎目，高鼻闊四字口，花白鬚鬚，光頭未帶帽，蝎子尾小辮，一身貴州縐縐褂，薄底靴子，相貌端莊，儀表不俗，巴天奎一看，就猜定此人是武家灘東家，心中暗道：「你私立鹽灘私開鹽店，全是犯法營生，我們販賣私鹽亦是犯法行營，不過你有這大勢派，財力充足，比我們強的多，看他這樣子是有些個以強壓弱，我來買私鹽還得聽你們的買賣。」我巴天奎給大家出出氣，來回不說理的事。」他心裏想到這兒，合計自己這鹽灘裝有數多斤鹽，要賣能賣十幾吊錢，買他的得給他四吊錢，有了主意，給他一吊錢，換他百數多斤鹽。他賣，沒能，如若不賣，我有一對護手鈎，就鬥鬥他們，想到這裏，由爐上將口袋內取出一串制錢亦就夠一吊二百多錢，他就將鹽的繩繩，拴在石椿上，拿着制錢，提着口袋，往店內就走，那些個鹽販，見他這樣，都替他放心，

料着他不按規矩惹惱了鹽店掌櫃的，必定被打個腿折胳膊爛，一個個直勾勾兩支眼，往店內觀瞧，只聽巴天奎說：「我這裏有一吊二百錢，裝你們兩口袋鹽吧。」夥計們聽他這們說，都不敢作主，目視武掌櫃的，要看掌櫃的臉上顏色行事，看官你道武掌櫃的是甚等樣人，他姓武名天魁，字斗南，祖貫山東樂安，自幼喜武，練就馬上步下，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明末的時候，在九門提督吳襄手下當差，與總教官虎骨斑太，很是相厚，一起談論武藝，得了不少益處，後來見吳襄不近君子，他就告病還鄉，到了清初，因為有些地近海，就想到管子的煮海為鹽，就引海水，私立鹽灘，在吳家灘私開鹽店，彼時江南尚未平靖，官家睜一隻眼閉一支眼，他又是道一方人物字號，官私兩面，應酬的都不錯，自從開張之後，買賣一天比一天好，用着有百十個夥計，這天見巴天奎拿一吊二百錢，裏裝兩口袋鹽，認為是撓他，不覺得氣往上撞，他幹的是是非買賣，不怕這些個，將要喝令夥計打他，忽然間一轉想，販私鹽的都是無業遊民，那個也沒有今天來的這個老頭兒相貌好，看他神氣不俗，料着這人武藝一定高明，他若沒有擒龍伏虎的

本領，他決不敢登山入海。我這鹽灘雖比不了龍潭虎穴，大小也有個名兒姓兒，官私兩面還沒栽過跟頭，如今立下這片事業很不容易，他這光脚不怕穿鞋的，我有飯吃了。合他爭鬥實在不餓，又想在北北京的時候，聽說洪大經略帳下有員編將叫巴安奎，曉勇善戰，松山一役，立下不少戰功，據人傳說是山東博興人，不知是不是此人。要是此人，動起手來實在不容易贏，倘若失手輸給他，有多們慙。丟人現眼是小，這片事業還要不要，武斗南前思後想，就不願意同巴星三致氣，向店夥點點頭，那個意思是成了，夥計會意，就收下一吊二百錢，按着他那兩條口袋大小，足足裝滿，巴星三原想他不賣，就合他們鬥鬥，打出一條路來，不用販鹽，天天到這裏伸手拿錢，吃個好漢股兒，（早年寶棚，經紀，牙行，鹽店，都有一種拿賒賒錢的人，庚子以先寶局還有跳案子的人，當掌櫃的惹不起他們，經朋友出頭了事，每天由賺利，提出幾成來，給跳案子的人，這種錢叫好漢股兒，如今人家不合自己翻臉，一吊二百錢買兩口袋鹽，還說什麼，但是他要賣一手兒，叫鹽店的人瞧瞧，用雙手將口袋嘴兒抓着，人家都是往肩膀上抗，

還是一個人抗一個口袋，他是一把一個往起一提，兩隻胳膊左右端平了，往外就走。武斗南是練武的人，久在軍中，他懂得人的臂力大小，見巴天奎能夠這樣，一定有千八百斤臂力，口中不言，暗為欽佩，巴天奎將鹽袋提到小驢傍邊，用繩將口袋嘴拴好了，放在驢上，解開繩拉着驢一句話沒說就走了，武斗南倒不覺得怎麼樣，店裏的夥計想着，老掌櫃的不是讓人的人，今天是怎麼了，有些個納悶，那些擺販私鹽的，看巴星三買鹽不按素常規矩，不到時候少花錢多買鹽，無不羨慕，覺着武天魁做買賣不公平，一樣的人不一樣待承，那老實的人因為武掌櫃的不好惹，敢怒而不敢言，照樣花錢販鹽，有那狡猾鹽販，也拿出一吊二百錢，亦要賣兩口袋鹽，武斗南是個陽面人做事外場，不能矯情，只好也賣兩口袋罷，書出道來，就有人走，這個這樣賣，那個亦隨着這樣買，一日之間，武斗南受了很大損失，心裏焉能痛快，巴星三是三天一過，五天一過，來買便宜鹽，武斗南可就改了主意，凡是別的鹽販來躉貨，該多少錢得給多少錢，少給錢少給貨，絕不留情，衆鹽販有心不買，別處又比這裏貴，還是武家灘的鹽便宜，誰不願意，

亦得買他的，只是一樣，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一樣人兩樣對待，自然有些個不痛快，明中不敢說甚麼，暗中啾咕。武斗南這個鹽店，櫃房窗戶臨街，有人倚窗外說話，屋內聽得見，這天武斗南正在櫃房坐着，窗外有人說話，只聽一個人說：我們販鹽，是成年論月的好主顧，怎麼，賤了不賣，決不多給，那個巴天奎來了，他就隨便，又聽一個人說：我們如何比得了姓巴的，武掌櫃的大半在他手裏有短，一個人又問：武掌櫃的在他手裏有甚麼短呢？那一個說：武掌櫃的許是個樣點，武斗南知道這是故意捧簧，使之問之的意思，他更不懂江湖七春八點，還不怎樣，他離了軍才，久遠外邊，那有不明春點道理，樣點這句話，把他罵苦了，氣的蹦起多高，要出來問個，忽然轉想，不必向他們爭閑氣，他們是因爲巴天奎買便宜鹽，心中不憤，在外邊胡說，有氣不用合他們發作，可以門門姓巴的，讓他們看看，想到這裏，把夥計叫到櫃房說：姓巴的幾天沒來了，夥計說，大概兩天，今天准來，武斗南說，今日這鹽非得姓巴的來買，他買完了才開秤哪，夥計遵命退出，這時候鹽店門外，無論有多少鹽販等着，亦都不賣，大家是乾鼓

肚子，一點法子沒有。只好等巴天奎買，他買完了，才能賣別人，大家都直勾勾兩隻眼睛，往四下裏亂瞞。尋找巴天奎，等了有頓飯的工夫，那巴星三真來了，武斗南由櫃房裏出來，向巴天奎說：朋友你來了。巴星三說，我等，怎麼樣哪。武斗南說，朋友咱們一不沾親，二不帶故，自從你來到這兒買鹽，不按照我的規例，就有人跟你學，我損失不少，真為瞧你是好朋友，才就專賤賣你一人，如今又有人說閑話，我也不便對你細說。咱們是英雄愛英雄，好漢喜好漢，旁的話不用說，今天一吊二百錢，暫且裝兩口袋鹽，明天再來，我就不賣了。巴星三聽說，好罷，今天說今天，明天我還沒準怎麼買哪，兩個人說話的時候，臉上全都變了形容，那意思離着翻臉不遠。武天魁是無論如何，下次決不賤賣。巴天奎是買定了便宜貨，那時不賣，那時咱們就翻臉，許多鹽販是幸災樂禍，隔岸觀火，越熱鬧越嫌熱鬧，當時鹽店夥計，又作別人的買賣。那老實的鹽販，買少多鹽給不少錢，絕不搗亂，販私鹽的有幾個好人，那亡命徒個個交一吊二百錢，要買兩口袋鹽，夥計問他們這是怎麼回事，他們更會說，說武掌櫃的說了，就

是今天一次，下次再買就不賣了。明天再來，該多少錢給多少錢，問得夥計當時無言答對。就是武天魁亦是一語不發，他是擒賊擒王，畫龍點睛，想情是由巴天奎身上起，還得巴天奎身上落，必須先把巴天奎制伏，別人就不敢再搗亂了。預備着巴天奎從此不來便罷，他再來時，就跟他翻臉。鹽店不賣，若能將他打死，鬧場人命官司，亦不在乎。今天的賤賣算認了。好漢說不出什麼話，所以默默無言，單說巴星三出了鹽店，隨走隨賣，蘊知賤，賣得快，賣完了鹽回家。巴鳳英見他父往日回來歡天喜地，今日回來神色不正，料着有事，姑娘是極孝順的人，想明大義，見他父愁眉苦臉，那能不問，及至問明，是什麼事，就覺着不安，惟恐怕他父回到家裏，與武天魁致氣，鬧出人命來，就向巴天奎勸道，爸爸滿大年紀，萬不可跟人嘔氣，他不賤賣，我們不買，何況賣的又不是他一家，我們可以到別家去買，何必一定找他致氣。巴天奎說，姑娘，你的話很對，不過你不明白外面情形，他們有鹽灘作買賣，亦應當納國家課稅，那武天魁並不是安善良民，並且私開鹽店，不給國家納稅，仗着他武藝出衆，本領高強，官家對抗，官家

不敢惹他，他那鹽沒有損稅，比別處賤，他是大犯私的，聚鹽販賣圖便宜，都照顧他。所以發了財，他有房產地業，又有鹽灘又私開鹽店，肥上加膘，我買點便宜鹽，他都不講江湖義氣，看不出朋友，我得鬥鬥他，叫他瞧瞧巴星三不是好惹的。他要是講本圖利公正買賣，我決不攪他，他亦是上虧國下虧民，犯王法的營生，我非攪他不可，況且話已頂到那了，不能說了不算，我這一對雞公鉤，有個二三百人我也不懼，鳳英又勸了會子，怎麼說怎麼不行，也就沒說了，鳳英同她父親商量，明天薙鹽的時候她亦跟着去，她父親說，女孩之家，不去也能，什麼說，爹爹一人前去，孩兒放心不下，父女麻煩了半天，唱了兩打漁鼓，姑娘是定要來，最後說了兩條道，一條道是從此另謀生計，不必販私鹽，再到武家灘，一條道是要去就是父女爺倆全去，巴星三明白姑娘的意思，自己寫到武家灘，在一場爭鬥，有道是一人難敵四手，好漢架不着人多，又道是強龍難鬥地土蛇，武天魁又是聲名遠振，不是誰名的人，爭鬥起來，兇多吉少，如有一差二錯，姑娘是豁出命去，亦得跟他們鬥鬥，真不叫她去，她是個孝女，又有武藝在身，

暗中亦得追去，此時姑娘若有婆家亦好辦，早早教人娶走，等到姑娘出了閣，再找武天魁拚命，如今姑娘沒有婆家，自家若不幸，姑娘亦無人照管，不如帶她前去，打劫好處，在鹽灘聚好漢股兒，不勞而獲，每日分些花紅，打不到好處，死走逃亡，定決不是法，那時再說。巴大奎主意既定，就不攔阻姑娘了，父女預備安歇。巴星三是想開了，躺下就睡着了，鳳英姑娘是前思後想，翻來覆去，千層憂慮，萬種愁腸，那裏睡得着，直到了四更天，方才一沉，天就亮了五鼓，練功夫的。到了時候就醒了，父女漱口淨面，將將吃茶，外邊有人叩打柴扉，巴星三出去一看，有好些鹽販，各持刀槍棍棒，逐個道，衆位找我有什麼事，衆鹽販說，昨天你老同武家灘致氣，今天你老不去領罷休了，你老如要到武家灘，我等武藝雖然不精，特來助助聲威，巴星三道，衆位有此美意，我承情不過，但是刀槍無眼，性命交關，諸位只憑血氣之勇，恐其無濟於事，還是我自家前去，若是不幸送了性命，求衆位照應我，姑娘亦就是了，若是輸了還能回來，你我大家再想主意。若是託衆位的福贏了武天魁，不能說奪他的鹽灘，要是

得了好處，將來對於諸位必有一分人心。大衆是非幫忙不可，巴星三只是不肯，費了許多唇舌才把大家打發走，回來告訴鳳英一遍，父女忙着吃完了早飯，收拾起身，姑娘是利羅緊襯，絹帕罩頭，一對護手鉤叉於背後，貫好袖箭，又帶一排鵬翎箭，外罩一件袂風衣，遮着一切，巴星三是一對護手鉤，一排鐵蓮子，父女各騎了一匹驢，託鄰居照應門戶，鄉間都是祖居，自然放心，由家中起身，趕奔武家鹽店，向博興到田家蕪子墳是兩站的路，他父女騎着驢，從從容容，慢慢的走，鳳英雖是初次出門，因為心裏有事，亦無心瀏覽路上風景，第二天晚上到了田家蕪子墳，尋了兩店房住了一宿，次日清晨吃了點東西，父女拾利羅緊襯，將要動身，巴星三告訴鳳英道，姑娘你雖練就全身武藝，可是沒上過陣，此番到了武家鹽店，須看爲父眼色行事，若是單打雙鬥，我無所懼，在關外出生入死，戰場經驗不只一次，何況打架鬥毆，若是他們以多爲勝，你亦不可加入戰團，就在旁邊與我觀敵略陣，預防他們暗算我，但分能不傷人，我決不傷人性命，打得好處，有人出頭說合，咱們可以吃一碗舒服飯，若不到好處，鬧出了人命，爲父

決不逃走，到案打官司，聽憑官家判斷，若是不幸，為父有個好歹，你至可拚命，亦不可告狀，急速回家變賣田產，連速趕到北京，找你三大爺北定憲，請他到武家，讓武家報仇，切記切記，回頭動起手來，就沒工夫囑咐你了，鳳英聽了這話，心裏一酸，自己亦不敢說，深知他父親脾氣，事到其間，說亦不成，咬緊銀牙心中暗想，父親架打贏了，還則罷了，要是打不到好處，豁出這條命，與武家誰人，死相拚，要死死在父親心裏，說什麼報仇不報仇，全不管了，慘悽悽悲切切的答道：孩兒記下了，巴星三叫店家算清店帳，拉着驢走出店外，沿着大路趕奔武家鹽灘，路上行人來往日較多，並且眼光全注射到他父女身上，販私鹽的熟人有不少，都帶着傢伙，躡在他們背後，有的在遠遠稍着，不遠到了武家鹽店，看見有許多人，拿着刀槍棍棒，像是預備打翠架，巴星三父女雖看出武家有準備，他們却坦然自在，若無其事一般，來到鹽店門首，看販鹽的還是不少，幹販私鹽的，都是亡命徒，誰亦沒把性命看重了，有來買鹽的，有聽說有人要鬥武家掌櫃的，特意來看熱鬧的，及至巴星三父女到了，大家不約而同，注目觀瞧

巴星三父女下了鹽。鳳英姑姐拉着鹽。立在門外不。巴星三把護手鉤就與姑娘滾，我
還買鹽。你在外邊，不可亂動，我若是在店裏動手。一打個噴，你就跑去與我滾兵刃
，不得有誤。鳳英道：孩兒曉得。不勞費勞。巴星三拿着口袋。一進鹽店。高聲喊
嚷買鹽哪。那店中夥計不敢過來。武斗南由櫃房走出，說朋友你買多少斤鹽。巴星三
把口袋往鹽筵羅上一扔說：給我裝兩口袋。武斗南道：拿錢來。巴星三遞過。吊二百
錢，武斗南說：今天這個錢是不行了。得掛吊錢。那們賤我也買不着。巴星三道：你買
得那們貴，誰給定的規矩，可有聖旨。武斗南說沒有。巴星三說：六部公文。武斗
南說：也沒有。巴星三說：憑者何來。武斗南：我賣東西我作主。別人管不着。巴星三
說：你私立鹽灘私鹽店。買你的鹽。圖省錢。不賤也買你的。武斗南說：要買不買，
嫌貴別處去。我不強你買。巴星三道：無巧不增。有例不減。好好賣了罷。如若不
賣，大大的有你懶不。武斗南哈哈大笑說：我在鹽安多年。還未遇。你。我
豈怕事之人。你苦苦的趕盡殺絕，今天倒看看誰便誰不便。巴星三道：好，一個好字將

將出口。由店裏擡出四五十個人來，個個都是青年。花布手巾裏頭，日本青褲子腰繫抄包，打着裹腿，白布襪子，搬尖大葉巴酒鞋，各拿刀槍。巴星三微微笑道：「武天魁，你倚仗着人多，巴大爺何懼，你叫他們進來。」武斗南說：「巴大爺不可出口不遜，我亦是英雄，何必倚仗他人。你還是單打單鬥。」巴星三道：「好，此處地方狹窄，我在鹽灘候你，說罷抹頭出了店門。叫姑娘走，一直奔鹽灘，叫姑娘一坐觀陣，不許上前，收拾收拾身上接過護手鉤，鳳英拉着兩頭驢，覺得很不方便，有博興老鄉說：「姑娘你把這交給我吧，鳳英一看是鬚鬚，就把盤交給她，自己亦穿了一件。緊騎着市，勒勒絹帕，閃在一旁，一語不發。有博興販私鹽的街坊，拿着傢伙遠遠的觀看，田家燕填的人，知道有人鬥武掌櫃的，都來瞧熱鬧，說時遲那時快，巴星三到了鹽灘，武斗南亦到了，巴星三分雙鉤站立鹽場當中，高聲喚：「來來來，武斗南，請來拚拚，手持朴刀，躍到巴星三跟前說：「朋友，你我既是單打單鬥，要請一賭為贏，巴星三道：「就是，武天魁你若勝了某家護手雙鉤，某家滾出山東，不但不再來武家灘買鹽，而且永不出世，世

界上有你沒有，你若不勝呢，武斗南說，俺若不勝你的護手雙鉤，願將鹽店分你一半，巴星三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你不可反悔，武斗南說，大丈夫一言如白染皂，豈效那婦人女子，兩個人把話說開，各道請字，巴星三因為使雙傢伙，用了白鶴亮翅，等候進招，武斗南原是夜戰八方藏刀式，一見巴星三的架式，摸頭蓋頂就是一刀，巴星三見刀到了，微側身軀，避過這刀，就運參用左手鉤掠武斗南的刀，兩個人打在一處，十七八個照面，不分勝負，一說不詳和戰的言語，一個恰似那落牙猛虎，一個是雄糾糾，一個是氣昂昂，一個是一刀比一刀緊，一個是一鉤比一鉤快，兩旁瞧熱鬧的人不覺喝彩，鹽店夥計個個提心弔膽，恐怕掌櫃的輸了，巴鳳英見武天魁的武藝不弱，可是自己父親使的是雙鉤，已佔便宜，雖然不能登時取勝，決不致於敗在他人之手，心裏稍為坦然，巴星三見武天魁武藝高強，暗為欽佩，不枉他在樂安縣裏成名，是個人物字號，武斗南遇見巴星三使護手鉤，他敢用朴刀對敵，因為嘗年在吳襄部下，受過總教師高人虎骨班太指點，不然的話見面就待輸，雖然如此，亦就招架，想着取勝，實在不易，戰到四五

十個回合，還不見勝負。護手鉤滿柄漸涼，卽刀講掃秋劈剝，彼此出手眼身法，精神意念，非常足滿，身軀靈便，形如貓鼠，轉如猿猴，閃或騰挪，躡躑跳躍，兩個人的拳鬥爭，各逞其能，殺了個棋逢對手，將過良材，彼此暗中盤算，要用絕招，武斗南想的是初班大傳過他敗中取勝，奪命轉環三刀，巴星三想的是進步連環撩陰鉤，武斗南又過了幾招，看書稍有一點楞縫，虛點一刀，我身出個外，左腳在前右腳在後，而向東北，拗頭高壓刀照巴星三，鉤了步數，轉出外撲擊，巴星三見刀到用右手鉤一掛，左手用護手鉤取武斗南下三路，猛見武斗南跳出圈外，知道他要換招，自己正好用進步連環撩陰鉤，正在下鉤一髮，性命相關的時候，忽聽有人喊嚷，慢着動手，由西南飛進一年邁之人，站在二人當中，巴星三見這人身法好快，就這一棍，仔細觀瞧並不認識，疑或是武天魁請來助拳的，武斗南一看，是虎骨班泰，不覺喜出望外，心想班泰既肯出頭，准贏的，巴天奎，却大哥沒叫出來，見由東北又飛進一人，用燕子三抄水的功夫，躍到班泰與巴天奎之間，懸在半地一點聲息皆無，巴星三一見此人，喜上眉梢，

錯非如此，焉得能綏化干戈爲玉帛，成就國家姻緣，解決一場慶戰。若問成者是誰，巴武輸贏，下章自有表白。

第二章 重整萬勝鏢行

明白萬勝鏢行，內有亂臣，外有流寇，國勢岌岌可危，並不是尋常辦法，更不是沒有人材，可惜的是歷代君，毫無定見，一脈相傳，過於信任宦官內侍，早朝舉用的人，晚上就許罷斥，即以景曆皇帝而論，本是有爲的英明之主，只以耳軟心活，優柔寡斷，善善不能用，惡惡不罷去。袁督帥袁煥掛帥出師的時候，賜與上方劍半份鑾符，先斬後奏，何等鄭重。及至到了離間，竟死柴市。大明江山雖不由此斷送，却是最大的一个致命傷，有人議論明末的國難，如四川袁崇煥始終鎮守遼東，洪承疇鎮守甘陝。孫傳庭史可法巡視黃河長江一帶，流寇有如甕中提鯨，不平而自定，如今單說鎮東將軍李成棟駐紮關內，命守備吳襄往關外買馬，以便操練馬隊，那吳襄字讓輝，原籍江蘇高郵人氏

，自其祖父往來關外販馬，便在海州落戶，吳襄承其祖父餘業，善於相馬，後來遇見李承傑，勸他從軍，授他武守備，到了山海關買馬，不論甚等樣馬，只用兩眼一看，立辨良莠。一早晨的功夫，已竟選了二三百匹，看見旁邊有一個人，身高及丈，上身短，下身長，廣額巨額，目能視物，不住的上下打量自己，那吳襄亦是一個英雄，目能識人，趕緊趨向前，攔他責問，這官你這人是誰，這人即非是馬勝驍的主父翁，亦是一個重軍頭目。此人姓李名天，是廣寧人，家中有田產，自幼不喜文學，酷好武術，投關師，勤苦學武，後來官軍大將授，善通音，能氣功，論他的武藝，不能說無敵天下，亦是關外第一名將。吳襄見了李天，不許家生產，花費又大，家業去了大半，江湖人行俠仗義，關人無不稱讚，惟有李天，他家用自家金銀救人急難，不肯去偷盜，他說雖是做富貴家，也難得這李天，就學他做。此李天，不止不肯偷人，他練了幾十年功夫，不講打人，他專救苦人，別人打他，他可以不睬，他練了幾年功夫，他若還手，別人非死即受重傷，此李天可見一斑。竊七北六十三省，武術界人中，沒有不認識他的，

江湖上人因爲他硬工見長，下身過長。公這一號稱爲虎骨，他看明末天子昏庸，無知人之明，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忠良失勢，奸官當權，聖朝大時，王氣轉於東北，爾有神器轉移，國祚不保，深以爲憂，總想尋一個安內攘外人物，拯濟萬民出於水火，又懷念祖父墳墓，宗族故舊，才返廣寧掃墓，順便到關外看看。公來到山海關，見吳襄相貌甚好，又善於相馬，不覺注意，卽至吳襄一閱，通過姓名，吳襄堅約酒樓一叙，兩個人越談越對勁，就交了朋友，他將個人最喜愛的烟薰蛋臨贈，還與吳襄。吳襄約偕同李成樞軍中，他亦不肯，說是尙有他事，以後如有必需找我的地方，可到廣寧拜家墳。就這見面，後來吳襄得了李成樞特別賞識，又官運亨通，漸漸升封北京九門提督，想其班太。派人帶了許多貴重禮品，趕到廣寧，卑禮聘請入都，吳襄想請他當辦軍務，他堅辭不就，後來請他爲禁軍總教授，情不可却，才勉強擔任，在禁軍盡心盡力，教授武工，大約不過三年，時常到吳贊墀府中，內外不避，聽着少爺吳三桂查督很細，相傳授武藝，吳襄是求之不得，請他下榻府中，班太將平生武藝，傳與吳三桂，十幾年心血，培養出

一個人材。吳三桂經營其昌提拔，幾年的光景，就得了山海關總兵，班太住在吳府，很高興，不料吳氏父子，當權用事，所行多爲不義，吳三桂又沉湎酒色，意志薄弱，班太很是後悔，不該親近吳家父子，一氣不辭而別，料着吳家父子未結驢鞍，決得不到善果。要着他們收緣如何，離了吳府，就寄居在皇姑寺，始終沒離開北京，吳三桂見班太不辭而別，派人各處尋找，忽想班太豈能叫他找着，尋找多日，並無下落，只得罷休，班太雖然離了吳府，每晚仍然暗中到吳襄府邸探聽消息，看他父子們動作。一天晚間又到吳襄府中窺探，時間稍晚，由前庭繞到後花園，見賞月樓中欄杆那邊，似有人影，忙飛身上去，影兒返轉入東邊，緊緊趕去，已出牆，班太定神細聽，確是江湖同道，暗想夜入人家，非奸即盜，非追上問個明白不可，急急追趕，身法非常之快，前面跑的這個人，似乎知道有人追趕，可是並不驚慌，若緊若慢，行高行低，向前跑去，班太看此人行徑，決非奸盜一流，亦就不緊緊追趕，倒看他跑到那裏，不過到半鐘功夫，已然來到朝陽門城牆，此人到了馬道旁，並未上城卽行站住，班太到了近前，看此人並未穿夜

行衣，連軍刀都束在背後。不過利落緊趁，年紀就在三十上下，眉清目秀，鼻直口方，一派活潑正氣。此人見班大罵，眼前，就抱拳說道：「老朋友你並無誤連，雖在夜間，我在前邊走，你在後面苦苦追趕。爲者何來，班大笑道：「夜行雖不爲盜，不能使人不疑。足下夜入吳府，爲者何來，此人開言，仔細問班太一瞞，連快漢打躬說道：「閣下莫非是吳府教師禁軍總教頭江湖人稱虎骨的班老前輩嗎？班大開言：「就是一愕。此人幾數不大，居然知我。定是非常之輩。班才細露海底，原來是這見識面，可以算是隔門師侄，班官亦道此人姓甚名誰，就是萬勝鏢主人翁。大大有名，傳流至今的勝英，聽書看戲的人，沒有不知勝英的，加以近年新入津設登載三俠劍，越發婦孺皆知。如今我寫萬勝鏢，雖不敢說明空面，另有新鮮滋味，也與衆不同，自成一派，不益食人牙慧，如今單說勝英乃直隸河間府任邱縣鄭州鎮人。自幼父母雙亡，與叔嬸同居，七八歲入塾讀書，先生給起了個學名曰英字俊明，學塾立在鎮東關帝廟，早去晚歸，亦是他的福祿，巧遇三俠之一，永來饒面的鎮南俠南斗平，看他年紀雖小性情溫和，品貌出衆，試了他多次

，堪可造就。就教授他武藝，時間多在夜內，二更多天。老俠就到場院，勝英早在巷候，練到五更，老俠即行走去，白晝永不露面，六年的工夫。人不知，鬼不覺，老俠將全身武藝，傾囊而贈，勝英得了十之七八。勝英的叔父，見他念了七八年書，書字沒有多大進步，可是他身體日強，飯量日增，好在他家資富有，亦不在乎。六年以後，叔婦相繼故去，勝英已到十四歲，這才將鎮南俠請到家中，就是不准對外人傳說，亦不教外人知道，朝夕相從，又傳授他鑢法，習學了四年，鎮南俠告訴武藝已成，雖不能說天下無敵，好自爲之，亦可以縱橫天下，又將本門各派，僧道各門存知的名人，以及江湖春典，告訴他一番，勝英亦不遜會。誰想夜間竟自不辭而去，勝英哭了三天。知道老師是野鶴閒雲，沒地方去尋找，亦就罷了，自己雖練了一身武藝，本鄉本鎮，親友極多，竟會沒人知道。勝英善於藏藝可知了，到了二十歲，因爲好武，尚未娶親，此時天下荒荒，流寇四起，李自成張獻忠成了心腹之疾，明庭命孫傳庭掛帥，在保定府招兵，勝英自思學文學武俱是一樣，老師既將武藝傳授於我，豈教我老死於牖下，與草木同腐，應當賣於

帝王家，效力邊疆，忠於王事，博個蔭子封妻，就到保定投軍，當場獻藝，很受孫帥賞視，賜號神鏢，由孫帥主盟，在軍中結拜弟兄八人，排行第三，後來出發，戰唐縣鏢打李自成，戰關中刀劈高迎祥，大戰棋盤山，誤中奸計，歿走柿園，勝英苦勸孫帥，保護公子回籍，在潼關巧救邊大綬，逃到岱州，假扮周遇吉對刀步戰，走馬活脅吳金榜，巧得鬼臉紫金刀，因為孫公子染病，送回原籍養病，勝英沒回岱州，就聽說周遇吉一門忠烈全家殉節，李自成順流而下，已至太原（以上情節，如有機會另撰說部）勝英想看看肉食將相，有什麼辦法，就轉道北京，遇有機會作一番驚天動地事業，以報水土之恩，來到北京，並無一定住址，今日鼓樓，明日前門樓上，暫且存身，白晝在街市閒遊，聽聽民間口碑，夜探各王侯將相府邸，看看他們的動作，恰巧夜入吳襄府，遇着班太追趕，才冒叫一聲，班太一問是勝英，細詢來意，不覺大喜，也教他搬入皇姑寺，過了半月，李自成已經破了北京，崇禎爺縊死煤山，朝內文武，殉節的很少，投降的過多，那吳襄視不知恥，屈身事賊，還給吳三桂去信，教他亦降闖王，班太知道了幾乎氣殺，不斷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看着不足六十歲，九尺多身材，虎背熊腰，上身短，下身長，面如三秋古月，兩道蒼眉，一雙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輪，高顴骨，大下頰，三山待配，五岳相均，一部銀髯，根根見肉，洒滿胸前，邱日武強步上前，納頭便拜道：「邱日武不知師叔大駕在此，理當早叩尊顏，太班用手相攙着，老朽何能！賢弟不必太謙，不知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勝俊明道：「師叔，這是我至友邱日武，開設萬勝鏢局，江湖人稱鐵爪飛仙，太班道：老朽聞名已久，請屋內叙話，一同進入落座，家人獻茶，勝俊明道：師叔大哥，同是一家，彼此不必客氣，大哥遠道來此，既無別事，可作平原十日飲，吩咐家人，預備酒飯，邱日武也不推辭，開懷暢飲，論些個武藝，講些個時局，真是酒逢知己，杯杯淨，盞盞乾，勝俊明因為是主人，雖不能飲，亦陪一小杯，飯罷之後，又談了些時，晚間爺三個抵足而眠，一連住了三日，後來邱日武慢慢談到鏢行，因為大清兵馬南下，李張餘孽，散處各方，道路梗塞，交通不便，南北不能通鏢，貨物不能暢行，想到重整萬勝鏢行，保護南北客商，裕國便民，不過自己一人太單，不知太班師叔能不能替我設法

太班道，賢弟說到此事，我倒想起，俊明在家無事，又不願求取功名。二三十歲，終非了局。老朽不材，替你們奔走一番，賢弟作爲東家，俊明暫充鏢頭，在大明萬歷年間，鎮江設立過松棚會，我卽日帶着俊明，往各處拜訪江湖上賓朋。約出武術家老前輩，重整松棚會，再約出黑白兩道，講講路上規矩，聚聚各門的人，在會中就手把重整萬勝鏢的事體說一說，有老朽的面子，再有萬勝鏢行老牌匾，沒有不成的，那時俊明身入鏢行，也是無業變爲有業，強似在家賦閒。邱日武道，好是好，不過太勞動師叔。三弟我又不敢奉請，太班道，我說用不着客氣，就不用客氣，勝英道，我與邱兄沒得說，亦不必過謙，說什麼武技不佳，不敢當此重任。師叔已經七十歲了，爲我們奔走四方，我大不忍了，太班道，俊明這孩子，怎麼也說這話，我老雖然老，走起來，你們這飛仙，神鏢將，還不定行不行哪，俊明同我相聚多日，你還不知道我的性情，說了就算，看你師父老面子，我豈得賣賣這體力氣，鏢局開張以後，走個三盪兩盪的買賣，平安無事，我立刻就要隱居了，勝英與邱日武道，既是師叔這們說，我們也就不說什麼了，太班道

，這便才是，邱日武道。一言對定，不必立什麼手續，明日我先到鏢局看看房。地點纔是不合式。我再上盪北京，找個相當地址，請松棚會的事。我可不管了，總說好不好。太班道，就這樣辦了。你走後，我們兩個帶妻歸妾，就帶着俊明南七北六走走，咱們。八月初，在任邱鏢局會面。再行規定一切，邱日武道，就是就是。次日邱日武起身不提。單表太班帶領勝俊明，先奔江南鎮江府丹徒縣孤山獨樹三清觀，拜謁道門門長孫道潛，替勝英介紹，說明是鎮江俠南斗平頭弟子勝英，字俊明，在明室孫傅庭帳下，想出過力。到了大滄定鼎，無名功名，有萬勝鏢齋東邱日武，想重整萬勝鏢行約出勝俊明作鏢頭，求我重整松棚會，說一說道中短短，不知仙長肯不肯借觀中一用。孫觀主乍聽勝英二字，就上下打量，見勝英黃白面皮，微帶紅潤，眉插入鬢，一雙俊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輪，虎背熊腰，雙肩抱捕，精神飽滿，年紀不過三十上下，俟太班說畢，就道俊明爲南俠客入室弟子，早聽說過，今日一見不覺代南俠客慶幸，得有得人，松棚會在明時一年一次，所以各門規矩緊嚴，到了現在，江湖亂道，無法整理，貧道添爲一門之長

，因爲年紀大些，不中用了，心有餘而力不足，如今有你叔侄替我奔走，再好不過，廟中之事，你們不用管了，先找找儒門門長，與僧門門長，然後再約別人。太班道，俊明還不謝過道長，勝英卽忙拜倒，口稱道長過獎，愧對做業師栽培，以後尙求指教，今日先行謝過，孫觀主道，俊明不必多禮，吾道中無人整理，江湖規矩漸漸失傳，藉此機會正好大家聚一聚，看看道中有誰沒誰，我聽說，僧門彌陀僧，不在黃州，大半在太湖，太班兄對於江湖上老半大英雄全都知曉，想想該請誰，不該請誰，行斟酌，我再下一轉牌，現在才三月，日期我定在九月九重陽節爲正日，前後十天，大體上會事，可以說開，事先一切籌備，俊明就不必管了，明前趕到就是。太班道，這又叫道長分心，孫觀主道，好在用不着我操勞，吩咐徒弟一聲就是了，勝英恭恭敬敬取出五十兩銀子，放在桌案以上道，請道長賞臉，將銀子收起，一半作弟子香供一半暫行存在道長處，作事先各項花費，開會時各項用費，弟子再行送上，孫觀主道，龍華會上一家人，何分彼此，我們是十方來十方去，看你師父分上，我豈不能收，太班道，道長不必客氣，分心亦就

是了，何能再破鈔。道長收下，勝英的心也就安了。孫觀主道，既然如此，恭敬不如從命，又吩咐徒弟備齋，留太班叔侄小住三五日再走。勝英弟子久聞道長清德，不敢相攪。今既不怕玷污仙鄉，正好早晚領教。孫觀主道，江湖上傳說，南斗翁法力好，收了一個好徒弟，將來總要光輝門戶。今日見俊語言談舉止，才見人言不虛。太班道，鎮南俠師兄，沒收徒弟，只傳勝渺一，自從出世到今，沒一件事不光明。五六，我問他聚了幾年，看無幾條，是富貴場中人。其教品立身，在青年中實不可多得。當日我才勸他身入鏢行，既可以通裕客商，又可以增加國課。他自己也有安身立命之志，精神有所寄託。好濟礪成武林中一個人物，所以我才肯爲他再作馮婦。今走江湖，孫觀主道，有道一見，即允整頓江湖。復立松棚會，也是看出俊朗不但爲一己一派增光，且能爲武林界中放一異彩。前程遠大，不可限量。雖非功名中人，總可成爲一代藝人，聲名將來不在你我以下。勝英道，道長師叔，如此誇獎，教小侄置身無地了。太班尚未答言，道童進來請示，齋已備齊，擺在何處。孫觀主道，不是外客，就在鶴軒好。道童道

命下，少時杯盤擺上，孫觀主請太班入座，隨說貧道雖然茹素，尚未戒酒，觀中不過山肴野蔬，並無山珍海錯，隨使用些。太班道：道兄何必客氣，松苔酒小弟有幾年未飲了，俊明，在此觀中飲酒用飯，江湖上有數拜幾個人，等閒之輩，進也進不來。今天道兄以松苔酒待客，一來是祝壽圖子，二來是喜愛俊明，老三你不可辜負道長美意，必須喝一盅，勝英尚未答言，孫觀主道：你這個酒鬼，我尚未吩咐，你怎麼就知要取松苔酒。太班笑道：我應當敬你一句牛鼻子。今天當着俊明，恕不回敬，道兄你要知道，知性者同居，你我四十年交情，個性豈能不知，平時我到此地，總得飲酒，你才要牛鼻子。今天將預備，就將杯子擺，你不是要取酒敬客嗎，孫觀主笑道：你就是對酒上用心，勝英道：是身道。弟子素不飲酒，老師長面，越發不敢。孫觀主道：不必太謙，我教您飲酒，南俠客知道，亦求原罪，太班道：豈但不原罪，還要誇你與道門有緣，你要知道松苔酒製法不易，是孫道兄不傳之秘，據說用醇酒五十斤，放入二十四味藥，埋於松下，大約須經過三十年，才能飲出飲用，所剩餘酒不足二十斤，所以分量埋法，

松根土脈，非孫道兄親自動手相看不可，你道難不難，所以道兄平時，全不自飲。除非招待希客，此時道童已將菜蔬擺上，送上一壺酒。取過太班勝英杯子，各個斟上一杯，然後與觀主斟上一杯，即在旁邊侍立，孫觀主道，太班兄請，勝俊明看酒的顏色如同琥珀，斟到杯中，尚未入口，已覺清香撲鼻，勝俊明雙手擎杯道，辱蒙道長台愛，遵長者賜不敢辭之例，勝英少飲半杯。太班道，俊明你纔喝這一杯吧。大概道兄不與你第二杯，孫觀主道，俊明不要客氣，飲這一杯好了，就坐下吧。勝英道，遵命，坐下徐徐將酒送到口中，酒將入口，只覺一股說不出的香味熱氣，直達腹中，立刻覺着通於四肢，精神大長。太班道，俊明你喝這酒怎麼樣。勝英道，弟子雖不知酒味，飲了此酒，如飲仙露。太班道，你雖不知酒味，只此一句是矣。雖非仙露，其功用亦不弱於仙露，此酒善解諸毒性，補氣益中，聰耳明目，好處一時也說不盡。簡單說來，每日一盅，久飲能反老還童。俊明你看孫道兄年齡比我大小，勝俊明道，據小侄看，與師叔不差往來。孫觀主道，俊明你再想想。你師傅今年大約有多大年紀。勝英道，曾經問過師爺，自己

不肯說，看光景也不過七十歲，太班道，師兄比我年長過二十歲，今年已逾九十，孫道兄也比我大幾歲，面貌却比我年輕，雖是內功，多少也有松苓酒的功效，僧道儒三門中，各有鎮門之寶，三清觀的松苓酒，主寶，孫觀主道，給你一盅酒吃，你就信口開河了，太班道，這些事情，不能不叫俊明知道，又不是對於外人，何必客氣，不但吃了松苓酒，走的時候，還要點百草霜，道兄你又操心痛了，孫觀主道，你這酒鬼，既得醜又醜，勝英在旁一聲也不敢言語，道童垂手侍立，也不敢妄動，太班道，俊明，我替你要東西，你倒是言語啊，勝英道，不敢妄求，太班道，因為是初次，所以我才給你見面禮，孫觀主哈哈大笑道，明月再給你班師叔斟上一杯，他就不多嘴了，道童連聲走過，又給太班斟了一杯，太班道，謝謝道兄，今天我們爺倆不想走，在此借宿，留著酒明大吃好了，俊明你吃這一杯怎麼樣，勝英道，師叔，小侄這一杯，飲了半杯，已覺足性，不敢再飲，孫觀主道，俊明功夫很好，氣功大概有點，太班道，俊明年紀不過三十，尙是童男，所以對於氣功，不敢亂傳，孫觀主道，既是童男，這半杯酒不要吃

了，此酒性雖溫和，宜於老人，沒明年紀青，功夫好，不宜多飲，又對勝英道：「平日的師傅，對你談過氣功沒有？」勝英道：「鄙業師曾對我說，我不輕信，到了時候，自然不傳。我到了應學氣功的時候，自來傳我，不到時候，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我也不知道甚麼叫師傅不應傳，也不敢問，臨走的時候，是太辭而別，我事先毫不知道。他老人家是野鶴閑雲，亦無感轉找，太班道：「師兄這來雖未授徒，只有俊明一人，我知道他的性情，決不致於半途而廢，你試求過學氣功的時候，所以他能教你在江湖上歷練，你要知道，這幾年你雖沒見你師傅，你師傅無日不監視你，你所作所為，若有不對，恐怕早就警誡你了，遇見我以後，或者離你稍遠，因為有我在你左右，你師傅放心遊，你想一想，恢復教一個徒弟難不難，惟恐有辱了門，所以人才藝不傳，不信你問孫道長，道兄總與你師傅見過，平常人雖見不識，各門門長，各俠劍客，與你師傅是時常會面，這就是人以類聚，物以類分，勝英在虎骨盞太，談到他師父的時候，早已站起來，一直聽完，這才說道：「幸虧離開老師，未作一件不義之事，在我居心，并不知道老師

在暗中監視我，我是恐其受人指摘，有玷師門，在保府結義弟兄八個，俱是正人。岱州遇見周將軍，可惜爲保護孫公子回籍不能始終其事，兩全其美，遇見師叔，更是小侄之幸，如今得見孫門長，將來再拜見各門師長，水旱英雄，是我三生之幸，我這先謝謝孫道長，說罷行下禮去，孫觀主連忙攙起道：俊明何必多禮，快些用飯，有話回頭再談。道童連忙裝上飯來，吃罷了飯，孫觀主道：現今三月，你叔侄須南至廣嶺，北至山陝，往返奔走，須至五六月功夫，我規定開會日在重陽節前後十天，重陽節是正日子，我又任八月底纔回才好。太班道：日期行了，我們還得回邊鄭州。孫觀主道：你叔侄覺着日期有工夫，就住幾日。或者有人來，倒省你許多路。太班道：有酒喝，我就多住幾天。借大年紀，總是說笑，道童送上茶來。孫觀主道：明月，與你師兄預備宿處，明月應聲，勝英道：弟子伺候道長。孫觀主道：我們不睡，不過打打坐，你一路勞心，必須休息休息。勝英道：弟子雖不會氣功，時常見我師傅師叔打坐，今天我想在此伺候道長師叔，就便學一學打坐，孫觀主道：尚非其時，徒勞無益，你隨明月走罷，明月

道。師兄隨我來，引勝英到了客室。明月問勝英道：師兄還用什麼不用，茶點已預備好了，夜間隨便用，勝俊明見床榻寢枕，非常潔淨，對明月道：有勞師弟了，我不會什麼東西。明月說：師兄既不用什麼，我就走了，勝俊明往外相送，明月道：明朝會，不送，俊明亦就依實，寬了大衣，鑽上床上，反來覆去睡不着。思潮起伏不定，想起恩師幾載不遇，不知現在何處，又不知保定結義弟兄，自潼關散將後都身歸何所，令人情深潭水，腦海中一幕一幕演電影。他強凝神定住著思潮，才得入夢。一覺醒來，天已大明，趕緊起身，見盥漱用品，已放在桌上。知道起身已晚，連忙盥漱。明月早進來，師兄昨晚好睡，俊明道：師弟早安。昨晚失眠，今晨起遲了。說畢揖首明月，來到鶴軒，見師叔同觀主正在談話，俊明恭恭敬敬上前道：弟子起遲了。孫觀主道：不晚，太班道：俊明。正同道兄談你，你未到過三清觀，今晨可以各處隨喜隨喜，勝俊明道：弟子禮當各殿上香，孫觀主道：明月隨我領你師兄各殿看看，太班也起身道：一同走，道兄頭前引路，孫觀主道：咱們由後往前，出了鶴軒，往東往北到了第五層大殿，原來三清觀是

五層大殿，東西兩個跨院，鶴軒在四層殿西，孫觀主引勝俊明一層一層的往前走，各殿都焚香禮拜，一邊走，一邊講，直抵觀外，勝俊明抬頭一看，正對觀門，有一棵高有丈數人合抱不交的大響楊，枝葉很是繁密，觀前地方，很是寬敞，東西有三十餘丈，南北有二十餘丈，勝俊明道，師伯，觀上清觀有多少年。孫觀主道，我到此觀，已有明萬歷年間，太班道，這兄爲道門門長也過三十年了。勝俊明道，看師伯年紀不過七十，太班道，早過八十了。師兄的長生不老，大半松茶酒的力量，所喜我到三清觀就要酒喝。孫觀主道，俊明，不要聽你師兄的，他是酒鬼。我今天偏不給他酒喝，俊明，觀中既然隨意過，可以到西跨院看看，要覺着倦，就先吃飯，然後再去，要是不倦，咱們就先去。勝俊明道，弟子不累，孫觀主叫明月你告訴齋頭，在東客堂預備齋飯，明月應聲先帶觀內去了，孫道長復帶俊明到西跨院，羣房很多，用功過汗的場子，就在這院，甚是寬大，太班告訴勝俊明，明時松棚會，就在此處，不知今年道兄預備在什麼所在。孫觀主道，我想今年人多不了，在觀內大殿前足矣，又不過汗，不過講講道中規矩罷，說着明月

趕來道，師傅，齊已備齊，孫觀主道，班賢弟隨我用齋，隨說隨走。勝俊明在後相隨，到了東跨齋堂，勝俊明一看桌上肴饌，不過八色，與昨晚相同，只是酒杯兩個，太班入座，勝俊明也在無酒杯處告座，孫觀主道，本意不備酒，因為太班賢弟昨日酒不盡興，今日請他喝一杯旱酒，俊明本不飲酒，所以不勉強了，不過沒有什麼好菜蔬下飯。太班道，班兄太客氣，倒叫我不安，今日我們就要告辭了，孫觀主道，何必急急于去，太班道，酒不足用，孫觀主道，笑談，勝俊明道，師伯，真是今日此席，即作餞別，弟子曾被湯江而西，到黃州叩謁老師，然後往北至山陝，七月成回歸任邱，九月會期，決不誤事，預算在秋前後，即來賀觀，彼時再為存擾，師伯若好，好，孫觀主道，我知道彌陀位不在黃州，所以叫你們多住幾日，既然要走，我也不強留，飯罷，鶴軒待茶，我還，太班飲了兩杯酒，就叫道童添飯，三過了飯，到了鶴軒，孫觀主取出小小一圓紙，遞與勝俊明道，此係百草霜，服法用法，班賢弟盡知，山中無他物，聊助行色，太班道，俊明，這不說過師伯，彼此隨身寶，半載奔波，吾

無憂矣，勝俊明叩謝恭敬接過，卽交與太班道：請師叔暫時一坐，太班叫明月取塊油糕，將百斤霜包起，帶在兜裏，卽同勝英趕路告辭。孫觀主送出臨軒，太班卽請留步，不勞遠送。孫觀主道：俊明初次到此，焉有不送之理？勝英道：師伯不必見外，留步最好。孫觀主道：既然如此，我就送送了，日內我卽打轉盤，通知各門頭袖，水旱綠林，太班弟亦可沿途拜訪拜訪。敬祝你們一路福星。勝俊明又向孫觀主拜道：多謝師伯，願月弟拜過太班，趕送孫觀外，勝俊明道：師弟請回罷，改日道乏。你想一想，需要什麼物件請告訴我，九月我與你帶來，明月道：出家人不要什等物件，但願師兄師叔早回三清觀，多盪桓濶天，勝俊明道：師弟如此台愛，勝英一定早到。太班道：明月你回去罷，不必遠送，明月點頭道：師叔一路平安。太班道：我怕什麼平安不平安，說罷揚長就走了，勝俊明只得後面跟隨，明月直駕鶴表任轉出山灣，才回觀中不題，單說太班帶領勝英離了三清觀，問勝三爺道：俊明，你想一想，你的朋友有誰，請不請，說出來，我好斟酌路程，勝英道：我至近朋友，就是在保定府結義八人，大哥九江王屠燦，二九江府

德華縣住，我想去看看，二哥木瓜鍾刁玖是淮安府人氏，現在不知道在家不在家，四弟半仙張子羽，是姑蘇吳縣人，我沒去過，五弟笑面冥子花中秀，揚州李個場人，六爺神刀李綱，七爺雙戟李常，是親弟兄，他們是山東人氏，八爺神臂鐵天勝，金陵人氏，我們自從孫帥殉節，各奔東西，多少年不見面，不知道這哥幾個，都飄流何處，老四半仙張子羽，是永不回家的，沒散將之先，他就算是孫帥一定殉節，問我們大家志願，我們問他，他笑而不言，我同他投對勁，踏地裏問他，他說大明氣數已盡，東北王氣太旺，將來要有大變動，到了那時，也未可知，我還是真想他，就是沒處尋找，太班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一念既生，即有相見之日，你既是這們說，我先同你到慈陵，看一看六朝金粉的脂水殘山，勝俊明道，任憑師叔，太班道，腳底下加點勁，咱們南京吃晚飯，勝俊明道好，百十多里地，不_木鐘頭就到了，爺倆還沒走出汗來，原來太班脚程最快，雖不能像演義所說日行千里，真能追及奔馬，所以江湖上人才稱虎骨，因為怕勝英雄不上，才用了三個鐘頭，到了南京，太班說，咱們是往下關，是往

城裏，勝俊明道，隨師叔的便，太班笑道，我問你同不同一樣，咱們爽興城裏吃飯，住狀元境罷，那裏離秦淮河不遠，模樣都方便，今晚休息休息，明早起來隨便逛逛，你想好不好，勝俊明道，好，太班不覺大笑道，我帶了一福響聲虫，隨說隨走，不覺已過了鼓樓，不多一會，到了夫子廟，在狀元境尋了一家客店，淨面等項，一概不題，太班問勝俊明，老三，是在店中休息，是上街吃飯，勝三爺道，隨師叔便，太班道，不遠就是秦淮河，到那裏吃飯罷，說罷同着勝俊明出了狀元境東口，往南一拐，就到了大街，真是六朝金粉，帝王之都，明末秦淮畫舫很是出名，清初還是流風不息，街上的人，摩肩擦臂，輻輳雲集，坐北朝南有一家大酒樓，字號是六朝居，太班叔侄上了酒樓，在臨街尋了一個桌頭，酒家過來，伺候一切，勝三爺道，師叔侄今天盡興飲，晚上好多睡會，太班道，今晚我還帶了朋友，不想多飲，勝俊明道，明天再去也不算晚，太班道，江湖上的勾當，你不明白，還是晚上好，隨說隨吃，太班指點秦淮風景，吃完了飯，太班又領着勝三爺，在街繞了一週，然後回店，叫店家泡了一壺茶，喝了幾碗，太班就告訴

勝俊明，回頭我出去，你睡你的覺，勝俊明道我跟着您好不好，太班道，我因爲久不到金陵，不知到城內外有沒有同道，所以才想出去瞧瞧，並不一定去處，你何必跟着費腿，夜間驚醒一點好了，勝俊明點頭，太班閉目養神，天到三更，太班才走，勝俊明也沒敢睡，到了五更，太班就回來了，進屋一瞧，勝英並沒睡覺，說你何必等我，勝俊明道，師叔，見着朋友沒有，太班道，在城內走了一遭，沒遇見同道人，明天再說，你也歇歇罷，勝俊明道，我想請師叔傳我靜坐之法，不願耽擱着，太班道，俊明，你雖年將三，尙是童男，本來可以學靜坐，不過兩俠客因爲沒到時候，怕你走入魔道，才未傳你，並不是有什麼珍秘。既是想學，教教你也好，將來到了鏢行裏用待着，就將靜坐平氣之法，稍爲說說，叫勝俊明慢慢練。第一要緊止念，第二是凝神。勝俊明一一應諾，太班就叫勝俊明坐好，看了他的姿式，說成了，你就由此漸漸用功，如若感覺有什麼不合式，趕緊告訴我，以免將來受傷，勝俊明點頭稍坐了一會，天光就亮了，太班叫店家交他二兩銀子，告訴店家，我們還要住幾天，逛一逛南京，臨走的時候，再爲算帳，店家聽

，你老臉通，我們求之不得，何必存錢，房給你老留着，決不另租別人。南京是好地處，你老到過沒有，太班道，來過多次，店夥道，你老既然來過，各處古蹟名勝，想你老也都知道，如有不清楚的時候，我可以告一天假，陪你老出去玩玩，太班道，謝謝，我盤不多全都到過，不勞引導，店夥說，你老若無別的事，回頭我就鎖門。太班道，我們到街上吃早點，隨走隨走，勝俊明後面相隨，太班出了狀元境東口往南，到了秦淮河前，路西一座酒樓，字號是小樂意，太班走進來到樓上，尋了一副桌椅坐下，勝俊明一傍相陪，茶博過來，問要紅茶綠茶，太班道，紅茶，茶博士就沖了一碗薄荷，放下二隻杯子，太班問茶博士要二斤老酒，一大碟硝肉，一大碟五香小肚，兩籠飽子，二碗雞澆，不多一時，茶博士送上酒肴杯箸。太班道，老三，你隨便吃些，我喝我的酒，勝俊明將杯箸擦了擦，替太班斟上酒道，你老人家慢慢飲，我喝茶，太班道，你可以吃點菜，勝俊明道，師叔隨便，太班自斟自飲，二斤老酒吃完了還不足興，勝俊明道，師叔可以再要二斤，太班道好，茶博士送上兩籠飽子，太班道，你再來二斤老酒，大碗乾絲，燻鴨

一雙，雞澆先拿來，茶博士道，你老好福氣，今年高壽，太班道，小哩小哩，將過七十，茶博士過，交關福氣，太班道，老三你先吃飽子，回頭你嚐一嚐乾絲，南京特產，我倒忘了，茶博士送上老酒乾絲，太班問茶博士權燒鴨，又要兩籠肉餃，勝俊明道，師叔怕吃不了罷，太班道，我今天分外高興，你也可以多吃點，回頭咱們先出聚寶門看看雨花台，然後再遊別處，不必先拜雞鳴山，隨你的便，勝三爺道，南京起初見到，師叔怎麼說，怎們好，少時燒鴨雞澆等一併送來，太班是大吃大喝，勝三爺道，師叔用不用再添酒，太班道，足矣足矣，晚上再喝，茶博士送上麪肉餃，問要不要再添，太班道夠了，夠了，茶博士將間碟碗檢下，又將茶續了續水，打過兩把手巾，勝三爺淨了淨面，太班也吃完了，茶博士撤去殘肴，送過漱口水手巾，太班道，俊明，咱們稍微喝兩碗茶，歇歇就^好走，勝俊明叫茶博士算帳，茶博士過來道，爺台的帳，已竟有人候過了，太班道，是個甚等樣人，請過來相見，茶博士道，候帳的人，走了，候帳的時候，儂要打一聲招呼，他道與二位至交，莫些還見，不用打招呼，勝俊明，我們吃酒，我們候帳

，將他的錢存在帳上好了，茶博士尚未答言，太班道，候帳無關緊要，江湖上常有的事，有時候走一路，一路上全有候帳的，茶博士道還是老先生久走江湖，太班又問候帳的人，是本地人是外路人，茶博士道，聽口音不是本地人，纔是時才在二位對面那付桌頭吃茶的老人，太班哦了一聲道，俊明，我輸厭了，太半是你師傅，又問茶博士還留下什麼話沒有，茶博士道，那老人候帳的時候說，二位要一定不擾，交與儂一個竹牌，教儂轉交二位，就不讓了，說罷，將一個二寸長一寸寬的竹牌取出來，交與太班，太班一見，不覺大吃一驚，正是，才來虎踞龍蟠地，引出驚天動地人，要知此人是誰，下章自有分解。

第三章 金陵訪古兄弟重逢

江湖上的事，燕會暗幕，千奇萬狀，個中人一時還說不盡，七春八點，不說孽孽大着，我輩耳食之餘，只見一斑，尚不敢說是真知灼見，如今既撰着小說只得姑妄言之諸

看姑妄聽之而已。

太班接過竹牌，就往兜裏一掖道，大半小帳都會過了。茶博士道：「關多哩，太班又喝了碗茶道，俊明咱們走罷。」勝三爺站起身形，跟隨太班下樓，太班道：「俊明，今天賣賣力氣，多繞個灣，勝三爺道是，在城裏慢走的，到外城再加一點力氣，隨說隨走出了聚賢門，走上雨花台瞧了瞧雨花石子，流覽了會四外風景，往東到了方孝儒墓，問勝俊明道，俊明，知道方孝儒是何許人嗎？」勝俊明道：「略知道一點，在書房的時候，聽先生說過十族奈我何的典故，太班看墓道前有紙灰酒氣，像焚化不久的樣子，太班皺了皺眉道：「這是什麼人，我昨晚出去一盞，怎麼都沒碰見。」往外看了看沒人，就在石欄上坐下，取出在茶樓上茶博士交的竹牌，遞與勝俊明道，俊明認不認識，勝英看竹牌是滿湘竹的，一面刻一合字，一面刻一虎作嘯狀，花紋極細立起身來道：「他老人家到了，聽我師傅說道，這乃儒門門長的令符，這些年也落見過，太班道：「用處知道不知道，勝俊明道：「老師告訴我了，這就不願師叔輸贏了。」太班道：「金陵之行不虛，你可以，

見幾位高人，坐下歇了，咱們趙備爲蔣山看看，保不住就有些奇遇。勝俊明道，小姪不累，就可以起身了，太班道，既是不累，說走就走，他叔侄二人偏着荒，行走如飛，直奔紫金山，不多時已竟到了朝陽門外，太班道，俊明，你看前面就是金陵，可以進去嗎？仰瞻仰，就使休息休息，勝俊明稱是，走了不遠，已到孝陵前面，勝俊明是初到明陵，抬頭仔細觀瞧，但是陵前林木很是蔚茂，一對對翁仲石馬等，羅列環列，有十數對，進了正門，當中甬路，兩旁石松之下，擺着些個茶桌，太班道，俊明是先謁陵，是先休息，勝俊明道，師叔，還……陵吧。太班點頭，往北走了不遠，就是饗殿，太班在前，勝英在後，進了饗殿，見當中俱刻明太祖遺像，恭恭敬敬拜了九拜，饗殿後面，乃是祭壇，高有五丈餘，太班勝英由饗殿後面，穿入隧道，上了壇頂，極目四望，全城宛在目前，壇的後面，土石成山，松柏蒼蒼，就是明太祖與馬后合葬的孝陵，太班望着孝陵，不覺洒下幾點英雄淚，回頭問勝俊明道，俊明，你瞻仰孝陵之後，有何感想，勝英垂頭不語，太班不覺長歎一聲道，固一世帝王之雄，而今安在，勝俊明道，師叔不必傷心，

前面休息休息罷。太班道：老夫年逾七旬，今日謁過孝陵之後，不知何年月日能有機會，再來此處，無限傷心，哭向何處。勝俊明道：師叔，前面吃茶罷。太班望見孝陵長歎一聲，轉身就走，到了靈殿前古松下，尋了一副桌凳坐下，點了一碗綠茶。勝俊明見太班低頭不語，與太班斟了杯茶，也不敢多說，站起來瀏覽四外風景，因為是陽春三月，氣清風惠，游人復是不少。江南天暖，已有很多綢衫，靈殿旁還有一位老人在那裏題壁，旁邊站着亦是一位老人，身披重裘，穿着兩隻棉鞋，個背背兩隻手，在那裏看題壁的。勝俊明很是詫異，想那老人要是因為病，身披重裘，決不能出來閒游，若不是病，這老人一定是俠客劍仙之流，練得寒暑不侵，自己聽師傅說過，寒暑不侵的人，沒有幾位，想了想道：師叔您瞧，太班道：瞧什麼，勝俊明道：您瞧那老人。太班猛一抬頭，哦了一聲道：俊明會鈔，站起身形，就奔了靈殿，沒到靈殿，看那老人就轉出東角門，勝俊明也顧不得問多少錢，掏了些錢，也就追到東角門，到門外一看，只見太班一人在門外站着，神色很是怡然，不見那身披重裘的老人，勝俊明道：師叔，那老人那裏去了，太

班道：老三再到裏面吃杯茶，二返走到茶桌，叫茶博士算帳，再續些水來。太班猛然想起題壁老人，抬頭一看，題壁老人也不知去向，忙問茶博士可認識題壁老人，茶博士道：那老人曾在此處飲茶，口音不是南京人，好像蘇州一帶，並不相識，太班又飲了一碗茶，同勝俊明到饗殿上看那壁上，墨跡尚未會乾，筆走龍蛇，淋漓灑灑。太班叔姪雖不能詩，却尚識字，看着像是一首古詩：

寶城獨青青，日色上霜露。殿門達明樓，岡阜但回互。

其外有穹碑，巍然當御路。文自……

太班對勝英道：這像是一首古風。却未完，大約是怕我轉來，故爾隱去，你我且到紫霞洞再說，隨說隨出了東角門，順着山邊往上走，到了半山，就望見紫霞洞，太班道：俊明你可知道紫霞洞，在道書上最那處，俊明道不知。太班道：紫霞洞原名朱湖洞，就是道書上所謂第三十一洞天也，將來常同道門人往還，自然就知道了，勝俊明道：師叔你追那老人，可曾追上。太班看山道上很有幾個遊人，遂道回頭再說。勝俊明也不

敢多問，不遠就到了紫霞洞。勝俊明看廟不甚大，門前照壁，刻着六朝勝境四字，進了廟，做儘一層殿，殿裏頭供着老君，觀音，呂祖，劉基，廟的右首有洞，俗呼注洞，洞上有清泉，太班勝英一一看過。出了廟門，由右首幽僻山道，翻上山頂，這條小路，本是樵夫出來的，普通人走着，自然費力，太班同勝俊明知走平地一般，勝俊明走到半山，往下一看，覺着江南三月，已是北方四月氣候，草木欣欣，羣鳥亂飛，自己置身萬綠叢中，對太班道，師叔，吾輩武人，不善領略風景。我初到江南，覺着有些詩情畫意，頗不樂在刀槍林裏討生活，太班道，賢姪涉想及此，足見沖淡，不過你正在英年，不可過於頹喪，自甘暴棄。我此次出頭重整鑲釘，不惜南北奔走，也恐怕你誤入歧途，將一個大有作爲的青年，斷喪一生，你萬不可灰心喪志，自安隱逸，使老夫失望，勝俊明道，吾過矣，此後仰體師叔玉成之意，努力邁進，庶不負師叔厚望，太班道，那就很好，一邊說，一邊走，已覺到了山巔，勝俊明遠望長江如帶，龍潭如豆，燕子磯宛在目前，既不盡山清水秀，六朝烟水風景，太班道，老三你可知時才那老人是誰，勝俊明道，我

追出去，那老人已不見了，不知是誰，太班取出一個紙條道：你看，勝俊明一看道，原來是他老人家，太班道，我追到角門外，他老人家扔過這個紙條，我一看就不追了，你到角門，我因為有遊人，所以沒說於你，你餓不餓。要是不餓，咱們自此到玄武湖一游，然後趕到濟涼山，會見門長，再吃晚飯。勝俊明道：但憑師叔，太班道，俊明總是這樣客氣，看此時不過午正，可以先游游玄武湖，勝俊明道：就是這樣，說罷太班沿着山邊往玄武湖走去，勝俊明緊緊相隨，因為無有行人，二人施展飛行工夫，不到半點鐘，早到了玄武湖，勝俊明看玄武湖是橢圓形，周圍方圓有四十餘里，湖邊竹樹很多，湖邊蘆葦茂盛，太班在湖邊喚來一隻小船，告訴船家遊一遊湖，船家划過船來，叔姪上船，太班道，先到湖神祠，少時到了湖神祠，叔侄上岸，勝俊明看湖神祠，只剩殘磚敗瓦，因為經過兵火之餘，尚未恢復舊觀，祠內有一草亭，亭內土，設有茶肆，亭後面有幾個遊人飲茶，也就入內，泡了一杯綠茶，又要了些點心，勝俊明看團太班指將來成熟，瑋翠如同珍珠一般，琳琅滿目，湖中蓮葉闌綠，鮮荷漸紅，遊湖的人，是紅男綠女，遊展雜沓，加着

農夫耕耨，漁父洒網，湖的容與中流，出沒於碧波翠渚，滌蕩塵襟，如入畫圖，勝俊明不覺連聲稱羨道：「叔可以醉點酒吃，我現在在湖的右，太班道：你亦可以吃。」杯，忙喚茶博士問有酒，茶博士道：有，有，有，紹興，勝俊明道：取兩斤來，有藕果等一併取來下酒，茶博士應聲下去，取來藕果魚蝦六色，紹興二斤，兩隻杯子，勝英：太班斟上一杯，自己將杯子藏過，太班道：俊明可以吃一點，活動活動血脈，勝俊明道：師叔我不吃也罷，吃不了多少，就覺頭暈，太班道：你隨便吃些果藕好了，我自斟自飲，不夠再添，勝俊明道：很好，姪兩個，吃酒的吃酒，吃菜的吃菜，茶博士又送上點心，太班將酒吃完，也用了些點心，叫堂倌算帳，會過了賬，又行上船，船家問到什麼所在去，太班道：在湖中蕩蕩好了，船家蕩槳搖櫓，在湖面繞了一遭，勝俊明走馬看花，將湖景大致看了看，太班吩咐划到外湖邊，勝俊明付過船資，又扔了許多酒錢，船家是千恩萬謝，叮嚀以後再來游湖，務請照顧，太班點頭，看天氣不滿申末，對勝俊明道：此去清涼山，不過二十餘里，可以一邊瀏覽風景，一邊走，上城到台城看

看也。晚，勝俊明道，但憑師叔。太班道，我說不是一個應聲虫，你真是應聲虫，我說上了太平門馬道，順着城牆往南，勝俊明看看城內鼓樓獅子山。又看玄武湖風景有不知道，太班最一一指點，等到了雞鳴寺，不過酉初，太班領着俊明，看看。聽了聽梁武帝捨身台，又順着山路下去，看看陳後主曾經跳過的胭脂井。勝俊明道，真真南京是六朝金粉所在，今日到來，無時無地，不令人發生感慨。太班道，我勸我來，賈姪且免悲謫，自己創蕩事業要緊。勝俊明連道是是，決不辜負師叔愛我之意。下了山，順路往水西門。不久，就到了清涼山麓。太班道，我先領你隨喜隨喜，大半隨着門長，總得夜半，還得在山巔，勝俊明看了看方亭，又上山隨喜了南唐建築的清涼寺，又到了三山亭，然後到了山巔，勝俊明見有一亭址，太班道，這是南唐宮台遺跡。勝俊明四外一看，地勢迴曠，城掩烟樹，頗可游尸騁懷，又見城外江天一線，沙鳥風帆隱隱可辨，江北諸山，拱若屏障。往下一看，見有一潭，太班指點他，晉時烏龍在此出現，所以叫烏龍潭，潭上有駐馬坡，諸葛武侯說，金陵龍蟠虎踞，就是在此地觀察的形勢。

叔姪正在瀏覽風景，陡聞掌聲，太班道：門長至矣，也回了兩聲，就帶領勝俊明赶上
前去，見一老人獨立山頂，頭戴草帽，身穿春綢大褂，足登雙梁福字履，面如三秋古
月，高顴闊目，壽眉多長，縐紋堆累，身高在八尺以外，太班道：大哥，多年不見，小
弟道廬有禮，請說隨哥曲膝，那老人連忙上前，用手相揖道：老兄，多年不見，何
必行此大禮，太班道：數載不見，現在更朝換代，如今相逢，又是一代人了，焉能不叩
拜，那老人道：不敢當，不敢當，太班行禮已畢道：勝英見過你師伯，勝英近前恭恭敬
敬拜了三拜，太班道：此子姓勝名英，字俊明，三邊大帥孫傅庭贈號錦鏢將，江湖人稱
勝手崑崙，乃是南侯客兩斗平的門徒，那老人道：因為聽孫門長說，你們到太湖見我
，所以我才趕到登陵，見你們在小樂意小飲，你們沒看見我，這才候帳，將本門令符畫
與茶博士轉交老弟，好知道是我，再叫勝英認認我的令符，本想往孝陵同家擲飯，才被
上賓柔引你注意，又因為人多，這才寫了個字條約你到此，並且介紹幾個朋友，就是勝
英想見見不着的朋友，也可會面，勝英行禮以後，就恭立一旁，聽到此言，忙道：但不知

是那一位，那老人道，少待便知，太班道，俊明，我告訴告訴你，大約你師父告訴過你，你沒見過，你師伯是儒門門長，姓虎上松下齡，年輕的時候，人稱扶雲手，擒龍居士，萬歷年間公推爲儒門門長，大家改稱扶雲叟，與你師傅交情至厚，勝英道，弟子聽老師談過，可惜無緣拜謁，今日一見，實爲萬幸，扶雲叟道，勝英不必過獎，太班道，大哥對於孩子們，何必客氣，扶雲叟道，此地不是講話之所，到山南再談，老弟隨我來，說罷，順路往南到了慶寺，叩打山門，沙彌開門，應道，老師您回來了，扶雲叟道，你師傅可在裏面，沙彌道，正在樓上，扶雲叟就進了山門，往後走去，太班勝英相隨，太班到了樓下，看樓上有一匾額，寫着慶山房，問勝英道，我有點眼花，你看看是誰寫的，勝俊明道，下款是史可法書，沙彌趕快問扶雲叟道，自家人用不着稟報，老弟勝英隨我來，說能上樓，勝俊明到了樓上，見有三個人正在看圖，一個是僧人，一個就是在華陵題壁的老人，那一個是道家裝束，因爲背臉，看不清面貌，扶雲叟道，半千，有朋友來，就見僧人那人抬頭一望，門長回來了，勝俊明見此人身高七尺以上，長身玉

立。相貌清奇，納悶爲什麼這般相貌的人，當了和尚，扶雲叟道，我與你們介紹介紹，這位是廣寧班太，江湖人稱虎骨，現現改姓爲名，自號太班，這位是掃葉樵玉人，龔半千先生，現在隱居不仕，改改僧裝，打算叫我介紹，拜彌陀僧爲師，龔半千，班各道久仰，正要介紹勝英，就是道裝的人，扭頭回頭朝勝俊明望，龔身游來問勝三爺，雙膝跪道，三哥想煞小弟了，勝俊明定，細看，才曉得是四爺半仙張子羽，連忙還禮道，原來是四弟，因何在此，張子羽道，一貫懸壺，自灑關散將之後，弟就知道明朝氣數將盡，開關三千，罷了，大家，二次出來，流浪大江南北，等到吳三桂請清兵紫氣東來之後，南京宏光隆號，小弟來了一次，看看馬阮用事，只知道爭權奪利，不知道以國事爲重，排擠史閣部出鎮揚州，小弟就到此與半千兄詩酒流連，不作一介外人，無爭於世，無求於人，四鎮四圍之時，小弟隻身探揚州……勝俊明道，可惜未曾遇見，我曾與太班師送皇太子到黃得，軍中，張子羽接道，後來史閣部屍身尋獲，葬於梅花嶺山麓，又來此地，還是以先打算，要身入玄門，拜三清觀，孫道長爲師，所以到了一次太

湖，請虎門長作一引見，等到了鎮江，才知道三哥也去過了。要復立松棚會，虎門長才問我追跡至此，扶雲叟道，你們道久別重逢的兄弟，自願敘話，還有朋友沒見，大家講些談話。勝俊明道，四弟先見太班師叔，張子羽連忙行禮。太班道，老三這就是你四爺，江湖上八稱半仙的，張子羽道，不敢，大家台鑒，張子羽又對張半千道，這就是我三哥勝英，張半千上下打量道，久仰久仰，扶雲叟指着那老人對太班道，班大弟不認得此位，太班道，不相識。扶雲叟道，此位是寧人顧亭林，太班道，原來是炎武先生，失敬，失敬，原來顧亭林，本貫崑山，高歷年間生人，進學的時候名錄，字寧人，到了紫氣東來，滿洲龍興，他就隱居不仕，周遊四方，以書自隨，自署蔣山僮，一般人都知道他是大儒，不知道他與太原傅青主都身懷絕技，久與劍仙俠客往還，遊歷南北，究史地之學，雖是經學大師，却與黑白兩道陰陽兩面人物往來，黨會重要人物，以及各門門長，均交稱秘密，前幾天到了太湖洞庭東山，晤見扶雲叟，又到畫眉三跳，見葵花太茂鐵漢川，正赶上黃州異僧也到太湖，聚會了幾天，顧炎武約他們三位到鎮江三清觀

彌陀僧說才從鎮江來，不想再去，繼漢川因為家裏有事，也不能去，顧炎武就約了扶雲叟到三清觀，孫道長告訴扶雲叟，南俠的門人勝英託太班請松棚會，重遊耀行，扶雲叟很想看看南俠客的得意弟子，顧炎武也想到清涼山看看龔半千，在三清觀一天沒住，就一同追蹤到南京住在掃葉樓，他們與張子羽也是時常相會，張子羽聽說把兄奉到江南，很是高興，要出去尋找，扶雲叟道，你不必出去，我去試試太班目力，改換重裘，約了顧炎武進城，一清早就到了小樂意，吃了點心，要到雨花台掃方孝儒墓，看見太班叔侄，扶雲叟沒走，定規回頭在孝陵見，候了飯曠，轉交了竹符，並未遠走，看太班奔聚寶門大道，知是順旨准謁孝陵，就出了聚寶門，在方孝儒墓焚化了紙錢，向孝陵吃茶，會見了顧炎武，談了一會，見太班謁陵以後，灑了幾點傷心淚，才請顧炎武題壁，預先寫了一個紙條，裹了一塊石子，等到太班看見，追出角門，扶雲叟將石子拋在太班面前，揚長走去，顧炎武趁勝英追到角門，就一轉身進了寶殿，晚間扶雲叟到山巔去引太班，龔半千取出僧裝掃葉圖請顧炎武題，張子羽旁觀，扶雲叟一叫半千，大家這才見禮。

書要簡斷，願與俱是高人騎士。沒有許多客套，又都是誰華一會人，越說越勁，真爭
千盼咐秋居道，預備酒飯，太班恭恭敬敬將竹符紙條轉還扶雲叟，一邊吃一邊閑談，談
到座客有眼光，取了這們一個狂徒弟，將來一定光大門戶。顧炎武道，將來借重，勝
英說，萬死不辭，張子羽又想起孫帥，談了談勝三爺大戰寧武關，替周將軍對刀步戰，不
走馬活腦吳金榜，巧得鬼臉紫金刀，大家同聲讚揚，勝俊明道，四弟不要代吹噓，不
過因人成事，太班道，老三這就是你的不對，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子羽說了，也沒什
麼，何必隱瞞，勝俊明道，不是隱瞞，當着諸位老前輩，那有我誇功的地方，何況無助
於明，無濟於世，徒增忖怛，令人回首前塵，無限悲恨，轉不如不談為妙，扶雲叟道，
南斗翁果然好眼力，收了這樣好弟子，不但善於藏藝，而且能夠不居功，頗有大樹將軍
之風。將來成就，不可限量，不枉老夫由鎮江追到金陵，勝英立起身來道，師伯過於誇
獎，使小侄無地自容，以後倒不敢請教了，顧炎武道，俊明雖不能詩文，應對上倒不覺
，太班道，南俠客雖未教文學，對於處世接物，大半都說說講講，所以俊明自從一出世

直到而今，沒作過一件錯事，不然，我七十多了，爲什麼還不歇心，要重裝銀行，替他奔走呢。炎武以後有用他的時候，自管言語，顧炎武道：一定借重，半晌不見龔半千，原來廟中用人無多，算計今夜一定痛飲，到廚下幫同伙居道：預備消夜去了。這時伙居遞送上杯盤。張子羽收拾桌椅，勝俊明也要動手，扶雲叟道：俊明你是稀客，不敢勞動，勝俊明道：師伯這話遠了。有弟子服其勞，初次到此，就要攪擾，已覺不安，再要以客自居，越發不敢了。太班道：師兄不必管，~~這裏~~便好了，這時龔半千已然回來，對太班道：今晚雖知太班兄到此，可是沒預備什麼菜，市選雜菜，不過山肴野蔬，知道太班兄善飲，酒却自釀幾罇春，太班道：我先謝謝，名色既好，味道必佳，扶雲叟道：太班老弟，一聽見酒，就眉飛色舞，你的酒癮，與陳暄張季舒相同，是老而彌篤，顧不得孫道長不叫你多住，怕你把他觀中松苓酒吃盡了，太班道：真是笑話，我空落了一個酒鬼的名目，其實離師兄酒量差遠了。扶雲叟道：這就是因爲你口手永不離酒的原因了，顧炎武道：不要說了，太班兄請坐吧，扶雲叟道：我先坐了，不必謙讓讓讓，倒覺修

氣，巽半千道，主人不贊一詞，隨客人的便，太班道，俊明你也坐下，看看我們倆酒量，伏居道將酒菜送上，菜不甚多，還是葷素都有，張子羽執壺，自扶雲叟以次斟酒，勝俊明遞過杯子，張子羽道，三哥嘗一嘗壺頭春。不亞於松茶酒，勝俊明道，四弟你不知道我不吃酒嗎，張子羽道，知道是知道，不過既吃了松茶酒，也可以嘗嘗壺頭春，太班道，俊明可以少飲半杯，勝俊明情不可却道，四弟少斟半杯，扶雲叟道，大家不替客氣，隨便吃酒，太班老弟你知道我追到南京的意思嗎，太班道，不知，扶雲叟道，我到三清觀，知道你託孫道兄代約松棚會，要到黃州拜望老和尚，彌陀僧現在太湖，我追到南京告訴你們不必到湖廣，時下張獻忠餘孽多在湖南北，怕你們徒勞往返，可以不必西上，律令俠大概也不在西路，如若有意到太湖，就見着不少人，掃葉樓主人半千先生要拜彌陀僧，張子羽要拜孫道兄孫門長，打算借松棚會舉辦這兩件事，所以你留籌備費，他不肯收，是早有這宗意思，並且松棚會開會的時候，先辦僧道兩門的事，然後再說鏢行規矩，也不顯山，也不露水，你想好不好，太班道，再好沒有，巽半千張子羽同聲嘆。

我們倒要叨光了，勝英道：「請不棄，扶雲叟道，你們爺倆，在南京逛幾天，願意到邊太觀，可以見見彌陀僧，不然由我代說，到秋節再見也不錯，太班道，這辦顯奇不大恭敬，扶雲叟道，你還不知道和尚怕麻煩，不去也沒什麼，並且來的時候，老和尚也同我談過，接禮勝英應營先去請請安，不過我們江湖俠義，不喜這些虛文上，太班道，既是這們說，不去也罷，勝俊道：「我這想到趟九江，若一看我大哥屠燦，再到揚州看看五爺花中秀，張子羽道：「三哥可以不必去了，我最想去趟九江看看大哥，再到揚州看看五爺，或者還到趟淮安看看二哥，三哥同師叔，先到山東拜謁泰安俠運赴河南北山陝一帶各綠林朋友拜拜山，再到北京拜謁北定遠，也就到了五月初，在任邱一方避暑，一方整頓鏢局，到八月再南下，可以早到三濟觀聚會聚會，大約我在七月底，就到三濟觀，太班道，就是這們辦，大家一邊吃酒，一邊閑談，直到三更以後，與半千吩咐，伙居道與太班勝俊明收拾安歇處所，太班道不必，我們爺倆，暫歸書房，明早再來，省得店家惦念，扶雲叟道：「不歸去也沒什麼，歸去也不算遠，顧炎武道，回去就早點，不必耽延。」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那有行客請坐客道理，太班道，大哥爲何說起這個話來。饒不到，龔半千道，大半因爲廟裏素菜不好吃，所以約貧僧到綠柳居，張子羽道，這未拜師受戒，就自稱貧僧，好不害羞，顧炎武道，一見如故，俱是龍華會上人，既不必太謙，亦不必笑謔，勝俊明一傍恭立不語，酒保打手巾，又問諸位吃紅茶吃綠茶，扶雲叟道，天氣漸熱，綠茶罷，酒保泡上茶來。太班請大家入坐，扶雲叟也不謙讓，竟坐了首席，顧炎武次坐，大家以次入坐，酒保問用什麼酒，太班道，久不吃白酒，要兩瓶洋河高粱好不好，扶雲叟道，我正是吃燒酒，酒保吆呼下去，太班道，我要了一桌，半刻時候，隨便添，酒保送上酒菜，大家因爲時間尚早，傍坐無人，信意暢談，談些江湖勾當，各路英雄，勝俊明未坐執壺與諸位斟酒，一語不發，張子羽因爲三哥不發言，他亦不肯多談話，龔半千道，今日半仙變成啞仙了，張子羽一手執杯，微笑不語，顧炎武等是酒逢知己，高談闊談，杯杯淨，盞盞乾，又添了兩瓶，方才要吃食，龔半千因爲勝俊明初到南京，提議遊一遊秦淮河，大家是無可無不可，太班喊酒保代叫一隻船，趁早遊河，算完飯賬，船已開到，大

家上了船，酒保送到船邊，外敬了四碟水果，說諸位多來照顧，大家點頭，船家慢慢划船，順流趕大中橋一帶，因爲上午無多少遊船，很是清靜，顧炎武道，今日不亞於東坡赤壁。又是和尚，又是老道，扶雲叟道，俊明不要拘泥，咱們是坐臥隨便，勝英道，弟子理當伺候師伯師叔。太班道，俊明跟着我是應聲虫，今日却不應聲了，扶雲叟道，老朽一生尚無門徒，就因爲尋不着這樣佳子弟，勝英這師伯過獎，張子羽在一旁低吟桃花潭水深千丈，不及汪倫送我情，扶雲叟道，子羽何之感慨，人生有今日之聚，就有後日之散，昔寫寶駝之飯，今作勞燕之離，很不算一回事，張子羽道，門長，我同勝三哥一別將近十年，昨日才得會晤，三五日內，又賦離別，能不令人黯然銷魂嗎，勝俊明道，四弟，小別何必傷懷，秋間還可晤面，與半千是扣絃而歌，顧炎武是曲肱而枕，扶雲叟與太班講些江湖勾當，又說到請松棚官一事，張子羽道，師叔，長江一帶蘇，淞，常，鎮，虞，鳳，淮揚，川，貴，湖廣，閩，越等處，可以不必管了，所有這行綠林道，應請誰不請誰，山虎門長斟酌我跑一邊就是了，有工夫還同勝三哥過江，約請北六省朋友

時間上綽綽有餘，勝俊明不待太班答言便道：如此。有勞四弟了，張子羽道：三哥作什麼這們客氣，別人見不見沒關係，我一定到九江面見大哥，務請到會，勝俊明道最好說話之間，船到六中橋河面，勝俊明看河面縱橫有二十餘丈，很是寬廣，大有野渡無人景象，船家問道到何處去，太班道：你們可以休息休息，任他飄蕩，船家送上茶點，太班是隨便閒談，扶雲叟問太班有多少年不見南俠客，太班想了想道：將及千載。勝英道：弟子一別師尊，亦將六七年了，扶雲叟道：今年松棚會，或可晤會。又問勝俊明你在北京可曾會過北定遠，勝英道：弟子聽老師說過律令俠泰安俠北定遠，可是通同沒見過，總是弟子無緣，在南京待過門長，又遇見諸位大俠，還算萬幸，龔半千道：俊明總是客氣，勝俊明按位斟上茶，張子羽拿起茶杯道：三哥，將茶壺交與我罷，今晚我請各位作陪，與太班師叔勝三哥接風，太班道：子羽又何必客氣，龔半千道：子羽不必請客，隨行時我已吩咐伙居道，預備晚膳，回頭下船時，在夫子廟再購些菜，也就是了，扶雲叟道：還是廟中方便些，就依半千兄，談談講講，已逾申正，遊船漸多，亂亂烘烘

將顧炎武吵醒，連道好睡，今日成了夢中人。你們講些什麼，扶雲叟道遊船漸多，咱們可以回船了，也不等大家同意，吩咐舟子往回開船，船家應聲慢慢划船，來船很多，熱鬧非常，船到了淮清橋，大家下船，開付船資酒錢，不必細表，讓半千道，諸位先行一步，我購些下酒之物，勝俊明道。我道路不熟，半千兄請回。我同子羽購辦好了，讓半千道，那有禮從外來，張子羽道，半千兄三哥都不必管，交與小弟，扶雲叟道，大家都回廟。就叫子羽酌量辦理可也，勝俊明聽門長這們吩咐，也不好再說什麼，跟隨扶雲叟回到掃葉樓，不過是淨面吃茶，少時張子羽採辦歸來，讓半千送到廚下，吩咐伙居道烹製一切飲食，勿庸細表，太班在掃葉樓住了幾日，夜間商量松棚會請人的事，白晝帶領勝俊明各處要子，所有秣陵名勝。黑白兩道陰陽兩面的朋友，應拜訪的都去拜訪，沒見着的，以後請虎門是打轉牌去通知他們，這天同扶雲叟告辭，要往北六省請人，扶雲叟道，此行可先進泰安府，叫俊明叩拜泰安侯，見時代為致意，問請他下過江南，我們也有幾載不見了，太班道，大哥不說，我也叫俊明給他老人家請請安，還想到北京

看看北定遠，張子羽聽三哥要回河北，很是戀戀不捨道，三哥路過淮安，便中請請二哥，勝俊明道，我也很想二哥，過江到揚州，還想先看老五，太班道，要是道儒二門長，打了轉牌，去不去也不要緊，松棚會上總可以見面，張子羽道，師叔說得是，顧炎武對太班道，如有餘暇，到了太原見着傅青主，可以盤桓盤桓，太班道，此去大半得遊遍北六省，遇着道中人，我全替說，不勞叮嚀，龔半千道，今晚與太班兄祖饒，太班道不必了，我們走路不算什麼，說走就走，用不着送行，張子羽道，我不管師叔，與勝三哥十年不見，小別又須數月，才能晤面，無論如何，行是要送的，扶雲叟道，太班老弟，不用管了，隨他們的便罷，當晚置酒高會，大家是高談闊論，勝俊明默坐一隅，一言不發，張子羽道，三哥有什麼心事，勝俊明道，我沒什麼心事，我想到江南不易，也未到府上看看弟妹，秋間身入鯨行，不知道有沒有開工夫，張子羽道，我當什麼事，連我都要身入玄門，還管什麼老婆，三哥今晚可以吃一盅酒，勝俊明道，以酒澆愁愁更深，不吃事罷，張子羽這時已給勝俊明斟上一杯，勝俊明送到太班跟前道，師叔替我吃了罷弟子

委實不敢多飲，太班道，我喝我喝，太班是酒到杯乾，痛快淋漓，直吃到將近三更，方才用飯，飯畢太班對扶雲叟道，我們明早即行，師兄的兵刃，可以叫勝英見識見識，扶雲叟道，可以不必了，張子羽道，門長的兵刃，我也沒見過，請您取出來，我也開開眼，扶雲叟無法由腰間取出一對筆，形似在在自來水筆，長有七寸，圓徑在一寸以外，太班接過，遞與勝俊明道，俊明你認識此兵刃否，勝俊明道，弟子聽老師說過，儒門門長用子母鸞鸞判官筆，想是此物，可是沒見過，扶雲叟大笑道，俊明，老夫雖帶此兵刃，一生向未用過，張子羽道，點血工夫我雖研究過，還有不甚了解之處，門長使這種兵刃，對於點血，定有把握，以後還求指教，扶雲叟道，子羽何必太謙，有不清楚的地方，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何況孫門長尤長於此道，將來子羽拜孫門長為師，近水樓台，定得薪火之傳，勝老夫多多矣，說罷判官筆收起，顧炎武道，真格的，我與虎兄相交二十餘年，還沒見動過手，扶雲叟道，老邁無能，竟仗着江湖朋友抬愛，太班道，這次松棚會，或者虎兄獻一獻藝，叫天下英雄看看，扶雲叟道，到那時再說罷，太班道，

俊明道：咱們是由鎮江坐船走清江浦一路。還是過江走浦鎮、滁州一路，勝俊明道：全憑師叔。太班道：我這俊明是應聲虫，他真是應聲虫，翼半千道：這不認得俊明，他是初到江南，地理不熟，扶雲道：總是走俊明沒到過的地方，叫他多多走走路。閱歷閱歷，黑土人情，太班道：就是，明早我就不辭行了，請位也不必送。我們就奔浦鎮。扶雲道：好，你們今晚早休息。恕我不送，太班道：那敢勞動門長，又說了些閒話，一夜無言。次早太班起身，張子羽直送到江口，還要到浦鎮，勝俊明道：千里送君終須一別，四弟你回去吧，咱們秋間再會，張子羽無法，只得快馬而回。單表太班及勝俊明過江，走到浦鎮一路，在旁人不過是曉行夜住，他們爺倆是沒有一定，也許是拜訪朋友，白天住宿，也許瀏覽風景，一住幾天。也許併站而行，書要簡斷，路過淮安，聞得綠林人傳言，木瓜鍾刁玖，佔據落馬湖，勝俊明有意去拜謁他，太班說：泰安俠有外出消息，咱們還是先到泰安府，你二哥佔山吃綠林道：一定接到儒道兩門轉盤，重陽節一定是松棚會，早晚准能會面，何必忙在一時，勝俊明點頭道：師叔說得是，不過我弟兄八人

昔爲蜜康之依，今作勞燕之避，能不令人黯然。太班道，老三你錯了，大丈夫生死均置之度外，何在乎離別，不要兒女氣像，勝俊明道，師叔言之有理，咱們爺們趕路要緊，太班道，你要覺乎起早累，也可以改走水路，乘船到濟寧州，再陸行到泰安，勝俊明道，隨師叔的便，太班笑道，你真是應聲蟲，勝俊明道，師叔這就是您的不是了，弟子追隨師叔，如在師父面前，那敢自作主張，師叔何必問我，太班道，既然如此，以後我就不問你了，勝俊明道，理當如此，叔侄爺倆，就搭船由水路到濟寧，濟寧州，果是好的去處，水陸碼頭，大小衙門甚多，太班同着勝俊明逛了逛城裏城外，又到南門登臨太白樓，所有風景，全不細表，住了一日訪了訪黑白兩道朋友，就奔泰安府秦封山，到了秦封山山頂有一個草廬，太班告訴勝俊明道，這就是泰安俠東方先生住址，等閒之人，連知道都不知道，如何能來，勝俊明雖沒有領略山上風景，也覺出秦封山景色清幽，真是幽人隱士所居，非塵俗人所能夢到，等到一叩柴扉，由裏面出來一個奚童問道，何人叩柴扉，太班道，我是太班，俠客爺可在裏面，奚童開了門道，原來是虎骨先生，弟子

叩拜，請裏面坐，我家東方爺，昨晨赴青州訪友，真不湊巧，太班道，我帶領兩俠客的門人，前來拜訪，奚童不住上下打量道，聽我師傅說，南師伯收了一個得意弟子，江湖人稱神鏢，不知可是此位師兄，太班道，正是勝英，你師傅雖不在家，咱們裏邊叙話，勝俊明道，不嫌冒昧，太班道，沒關係，小童道，師兄請進吧，太班也不謙讓，就走進茅廬之中，勝俊明只得跟隨在後，到屋中抬頭觀看，佈置極為古樸，並無陳設，桌椅坐位就是樹根石塊，上面鋪墊虎狼之皮，牆上掛着弓矢刀矛，太班端坐，勝俊明一旁侍立，太班道，一路勞乏，俊明你也坐下休息休息，小童道，我與您燒茶做飯，今天已晚，吃完飯，明早再行，太班道，又教你受累啦，小童道，說那話來，平時不窮來，請都請不到，小童一邊談話，一邊燒起泥爐，取過茶具，都是粗瓷，勝俊明幫着看火，小童道，師兄歇歇吧，太班道，你師父幾時走的，小童道，前大北定遠病李二瘦德爺來訪，約他到青州看朋友，沒住下老哥倆就走了，太班對勝俊明道這到巧，不用上北京了，要見着泰安俠，就見着北定遠了，小童沏好茶，又去燒飯，並道這裏就是粗茶淡飯沒

有好飲食，肉類統都是野味。沒有豬羊，太班道，不用費事，叫你師兄稍做一點，我不用飯也成，小童道現成現成，做好飯又取過些個煮熟野味山蔬，忽然問道，我忘記了，你老最好吃酒，有人送我師父一罇酒，我取來你老用，太班笑道，飯不飯倒不要緊，我這個醉鬼的名，盡人皆知了，小童取來一大罇酒，在泥爐上燻了燻，又送一隻杯子，問道勝師兄吃酒不吃，勝俊明道，師弟，我不會飲酒，太班搗了一杯酒，道，酒味真醇，大半不是此地的，小童道，據說是濟南西門裏一家最著名的益珀酒，太班道，對了，前二十年我同你師父逛大明湖千佛山，在歷下亭吃過一次，就是這種酒，你不必客氣，也一同吃罷，小童道，我已用過了，太班吃完這罇酒，小童還要添，太班道夠了，吃飯罷，飯後，小童又沖了一次茶，取過些個狼皮狐皮，鋪在地下道，我們這裏，沒有鋪蓋，就是些個獸皮，聊以禦寒，勝俊明道，現在天氣不涼，小童道，師兄沒在山高處住過，現在雖然三月，到了子夜，寒氣很重，還是鋪些好，太班是盤膝打坐，勝俊明也在旁邊打坐，練習經功，小童看了看門戶，外間是風聲習習，猿啼虎嘯，太班到過秦封山

，不爲各種聲音所動。照常寂坐內照止念去妄的入靜。——竟視爲故常，也就打起盹睡，勝俊明是初到此地，一夜也沒睡好，次日天還沒亮，勝俊明就起了。太班道，俊明天還沒亮，你既睡不好嗎，勝俊明道，師叔也醒了，小童聽他叔侄問答，也就起身說，我與你老爺倆燒水淨面。太班道，不必了，我們爺倆，此時起身，不到正午就到濟南，再打尖吃飯不晚。小童道，你老也是淨淨面好，勝俊明道，師弟，我們就走了，說罷擡了擡塵垢，就走出門外，閃在——旁。太班也跟隨來到門外，看東方曉色蒼蒼，露水瀟瀟地，囑咐小童，好好看守門戶，就在前面下山，道路雖然崎嶇，如何能擋他叔侄二人，不多時已到了山下，看了看路上沒什麼行人，就施展陸地飛行術，不到正午，已到濟南南關，找了一座酒樓，叔侄淨面吃飯不表。太班道，俊明，咱們這幾日，竟起早你覺得勞苦不勞苦，要覺得勞苦可以休息一天，勝俊明道弟子不覺勞苦，趕快回到青州見着東方師伯再說太班道也好，不過咱們不必起早，坐船到樂安，再轉青州。勝俊明道，但憑師叔，吃完饭，太班就帶領勝俊明到北門外東流水賣台橋，雇了一隻小船，到青州府樂安

縣，叔任上了船，所有吃食一切，船家預備停妥，就順着八清河，直開青州。遇着順風，連了兩晝夜，已到樂安地界，將近田家蒜子坟。太班道：俊明，你見過鹽灘沒有？此地鹽灘不少，勝俊明道：師叔，我還沒見過鹽灘。太班道：你可以到船頭看看，我還想起一個老朋友。當初在吳襄手下當差，姓武名天奎，字斗南，他是樂安人，今日停船，可以訪訪他還在不在。勝俊明道：帶着師叔訪朋友，我也可以見識見識鹽灘。說着開了船，家已竟到了武家灘。太班道：大半就是此地。忽聽人聲吶喊，勢如鼎沸，勝俊明因為站在船頭，看得清楚，在東北一大片曠場，堆着不少鹽堆，有三四百人圍着，當中有兩個人動手，旁邊站住一個二十以外三十以內的大姑娘，粉絹帕罩頭，藍綢子滾身小襖，腰束粉紅汗巾，並不是纏足，下穿薄底繡鞋，懷中抱着一對護手鈎，面貌很是純厚，滿臉怒容，再定神細瞧动手的是兩個老者，一個是雄糾糾，一個是氣昂昂，殺了個難解難分，一個身高七尺以外，虎背熊腰，面如赤炭，濃眉闊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襯，剪子股辮子，盤在頭上，挽了一個咯噔髻，短髮鋼髻，身穿寶藍色繭綢褲褂，大洒鞋白襪子，年

鬚在六十以外，使的是一對護手雙鉤，招法出奇。頗見工夫。一個是長約身高八尺，頭大項短，背厚腰圓，面如慈羊肝。黑中透紫，劍眉虎目，高鼻樑，四字口，花白鬚鬚，剪子股鬍子尾小辮，盤於頂上，一身貴州縮綢褲褂，薄底靴子，年紀也在六十之下，使的是一口扑刀，招法近似本門，很是納悶，太班聽見人聲，也就走出艙外，站在船頭一看，認識內中有武天魁，吩咐船家趕快攔岸，船家將船慢慢攔岸，太班不等搭跳，一縱身形，到了岸上，分開衆人，一看二人，更下絕路，一聲喊嚷慢着動手，飛身一躍，跳到當中，正要插手了事，忽見東北又飛進一人，跳在自己與巴天奎中間，驚愕之間，定神細聽，不覺大喜，班李解圍，勝英定婚，下章自有分曉。

第四章 班李解圍勝英定婚

說部肇自虞初，劍仙之名，始于唐代，叢書紅樓隱娘崑崙奴之流，評話盛於宋，章回武俠小說，則施耐菴之水滸傳爲鼻祖，而初無以俠名人者，清同光時之兒女英雄傳

，前半近於武俠，後半則流入庸腐，非小說正體，以俠名人且為北方評書，則石玉崑之三俠五義是矣；經大文家俞曲園改為七俠五義，言其中無俠之名，而有俠之實，如智化一流實為暗俠，萬勝鏢內有三俠，雖未正式說明，暗中早為叙出，勝俊明師尊為鎮南俠南斗平，其餘泰安俠東方震，律令俠西面靈，三俠之外，有一暗俠，雖無俠名，可是他的事蹟，不在俠客之下，三俠公賀為暗俠，就是第一章巴星三吩咐姑娘不可動看，如若不敵，速往北京尋找代為報仇的三大爺，上章所表到泰安秦封山訪泰安俠的北定遠，此人祖貫隴右，流落遼東，姓李名德壽，字是福仙，因為他父親在長春遼陽一帶行商，他就寄藉鐵嶺，自幼習文好武，請了若干高人指點，論文字雖不能說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亦可說滿腹詩書，粗通文字，論武的自幼練就十八般武藝，馬上步下無一不精，無一不認，生性喜飲交納綠林豪客，所有陰陽兩面黑白兩道的朋友很多，將一份家資，俱都花費，滿洲龍興，編入旗籍，松山香山之役，躬與其事，因與巴天奎對敵，愛他是個好漢子，巴天奎受傷，不肯乘人之危，傷人性命，親自送他到後方，叫他養病，後來主擒

洪承疇的，就是李德壽，因為他是漢人編入旗籍，雖有大功，亦未升賞，他就一怒離了遼洲，遷移北京，寄居在內西華門老爺廟，因為明李政治不良，橫閹用事，人民多數流離失所，加上連年荒歉饑饉頻仍，李德壽就在黃河以北，作獨行盜的事業，他專獨行盜，與衆不同，是極富濟濟，殺賊奪金，無所不備，前後未好，南至黃河，北至熱河喇嘛廟庫倫，西至青海烏魯木齊，東至蒙古塔，都拿他做是跡，富家拿一兩號買賣，折變個三五千金，就引荒旱不收的地方，託名放賑，或是暗中救濟，決不居功，日期一長，民衆受惠的很多，可都不知道他的真姓名，綠林中的好漢，聽他結識不少，後來泰安俠偵察出暗中放賑的是李德壽，在松棚寨中報告，三門長三俠客，公賀他一號叫北定遠，無俠之名，有俠之實，他自己還是謙謝不遑。三俠之中，與泰安俠最厚，一年中總見一兩面，巴星三告病還鄉的時候繞道進北京，在鼓樓前無意中遇見北定遠，巴星三是受人點水之恩，存下永泉之報，李福仙是施恩不圖報的君子，劉學人在什利海一座酒樓上吃酒談心，愈說愈對勁，北定遠就請巴星三到老爺廟下榻，住半載，常來常往的，有一位方

大爺，單名一個恩字，住家在大禮作，三個人因爲氣相投，就在前門外限帝廟前結拜，北定遠行二，巴星三最小，後來巴星三回歸山東博興，還不知往來京魯時常見面，巴星三在家傳授姑娘武藝的時候，怕鳳英功夫間斷，才不常上北京，可是常題北定遠，所以從未往鹽灘打架，先囑咐女兒到北京找二大爺，後來李自成破都，滿洲定鼎，李德壽因爲是旗籍，查叙前功，受了世管佐領世職，他自己不受皇恩，將世職讓與本族姪子，自己一無職守，二無言責，以北京爲第二故鄉，順治入關，政治清明，人民漸得安生，他亦不出作事，逍遙快樂，每日遊山訪友，亦常到山泉博興，瞧瞧拜弟，看看泰安俠，因爲他是旗籍，北京人多稱爲李德爺，自稱李二，江湖朋友因爲他面目削瘦，總有病容，暗地裏不稱呼北定遠，就呼之爲病李二，他亦不爲忤，這一年忽然想到山東看看朋友，他就往泰安訪泰安俠，沒住宿又約泰安俠到青州博興，隨拜弟巴天奎，路過濟南，逛了逛千佛山大明湖，就擱了兩天，等到了博興，總知道拜弟老年喪偶，昨日已同女兒魏樂安去了，鄰居亦說不清楚是爲什麼，他們本想到青州，因爲要打聽巴星三情形，纔

步到樂安，在田家辣子坟打尖，聽說武家鹽灘打藥架，才跟隨大家到武家，看見好幾百人圍了一個圈瞧看熱鬧，北定遠因為身材瘦小，長身軀觀瞧，見內中三弟巴星三，對敵的人亦是逾年六旬，不知爲了何事，同瞧熱鬧的人探詢，才知是買私鹽，北定遠正要下場勸解，看見鑽進一人是虎骨太班，想起三弟雖知大班之名，未晤過面，恐怕發生誤會，有口實語沒錯，疑惑太班是助拳的，動起手來，那時多有不便，才施展飛雲縱燕子三抄水的工夫，縱到巴星三太班之間，巴星三一是拜兄北定遠，不覺喜出望外，將雙鉤縱在一旁，控背躬身道：「二哥想煞小弟了，你老打那裏來，一向可好，小弟不施全禮了。」北定遠道：「三弟你不認識此位，一邊說，一邊指太班，太班問道：「二哥一向可好，此位是誰，北定遠才與太班巴星三致引，彼此互道久別，太班又請過武斗南，武斗南見北定遠身材不足六尺，相貌清癯，年紀在六十以上，稀疏幾根鬚鬚，頭上小髻盤着，潔白禪榻，差不多像地皮一般，他不修邊幅，可想而知，可是精神百倍，語言洪亮清脆，武天魁將手中朴刀交與夥計，穿上長衣服過來，泰安俠亦走進鹽灘，太班復與他的介紹

，巴武久聞山東泰安俠之名，恨無緣會面。如今見泰安俠肯出頭，彼此全都願意息事，泰安俠問起爭鬥一事。武斗南備述前事，太班道，俱是龍華一會人，何必爭執。有我出來，大約可以和平解決。巴武同聲道，大哥怎麼說怎麼好，武斗南請大家到家裏去，這時勝俊明亦已下船，過來拜見諸前輩，大家雖說巴武是客弟子，卻刮目相待，巴武三叫姑娘鳳英見定遠二大爺，太班諸伯父，又命她與勝俊明見禮說，這是南俠客高足，江湖人稱聖手崑崙神鏢將，姑娘含羞帶愧福了一福，勝俊明連忙還禮。武斗南對着熱鬧道，諸位鄉親散罷，我與巴老英雄爭鬥，不過是一言不合，偶爾比試比試鬧着玩而已，並不是具有什麼過節，現在有好朋友出來，我們統是自己人，巴老沒的說了，看熱鬧的人，只好些賣私鹽預備助拳的。這才慢慢散去，博興鄉親將驢牽過，交與巴星三，亦自散去。巴鳳英將鈎級起，披上風衣，隨着大家到武家鹽店，後面就是武斗南住家，請大家到裏院書房落座，又命人引巴鳳英到內宅，由武家少奶奶陪伴，北定遠太班又從新與大家介紹，夥計獻上茶，時逾午正，武斗南吩咐預備酒筵與諸位接風，大家都是江

抄上的人，亦不客氣。酒過三巡，菜換五味，北定遠又細問爭鬥詳情。武斗南就把巴星三販買私鹽，前前後後一說，太班道，彼此是一家人，我們都有交情，何必爭吵，以後大家多親近才好。說到這裏，巴星三嘆了一口氣道：二哥、小弟從松山香山兩役之後，看着明朝用人不當，卸甲歸田，原想務農爲業，了却今生，只是天不趁人願，連年荒旱，家中又辦了幾回事，剩下我父女二人，有這個女兒將我累住，高不成，低不就，總沒有合式人家，我得想法掙錢養活他，若果沒有惹姪女，剩下我孤身一人，早尋一個大廟，落髮爲僧，了此一生，因爲我肩不能擔擔，手不能提籃，又不願意拿把式換飯吃，只得販點私鹽，聊以餬口，亦無心到這裏，有如箭在絃上，不得不發了。北定遠道：三弟，不必談了，有我出來，以後親多近，家裏用度，可以養着姪女，到北京住在我家去。武斗南道：以往不談，巴大哥不嫌疵的話，舍下還有幾間閒房，一碗淡飯，住個十年八年也無妨碍。泰安俠道：大家不要說罷，不打不成相識，以後辦法，我已有了，稍待再說，正說着進來兩個青年，武斗南道：龍兒，虎兒，過來拜見你伯父，原來武斗

南有兩個兒子，長子名龍，次子名虎，年紀都過二十，已竟娶親，家傳武藝，很是精通，每日幫助他父親作買賣，因為巴星三莽疊打架，他父親致氣，他兄弟亦不敢多說話，可是又恐怕他父親吃虧，約了許多朋友助拳，如今見有北京來的朋友，出頭解和，他父親同着朋友回鹽店，才把朋友散去，來鹽店。以次見過泰安俠諸人，武斗南吩咐武龍到內院叫他母親同少奶奶，好好款待巴小姐，回頭料理櫃上事情，武龍走去，武虎就在席前伺候，大家是開懷暢飲，談天說地，非常高興，少時飯罷，鹽店夥計進來，問那位由濟南坐船來的，船家來問，還等不等，太班道，竟願吃飯，忘記事情，武斗南叫櫃上夥計，開發船錢，多給酒資，又問太班。大哥船上還有什麼物件，叫船家送來，太班道，船錢已然給過，不勞賢弟費心，俊明你到船上，零星物件取來，再多把酒錢就是，武斗南道，不必叫俊明去，打發一個夥計去好了，太班亦不再讓，武虎叫夥計泡茶，每人斟上一碗，慢慢退出，料理櫃上事務，太班向泰安俠道，老哥哥設有辦法，願聞高論，泰安俠微微含笑，道，李二弟與巴賢弟是盟兄弟，太班老弟與武賢弟又是故雨，爭鬥的

時候，丁學的，又是李二爺與老爺你。我想不如大家結上一盟，我與你們舉香。以後的事，自然好辦，巴武兩聲道，俠客爺的主張很好，就依你老。但是不敢壽壽。老俠客可否加入，泰安俠道，你倒是不打不相識，我與你們舉香，亦是一樣，北定遠道就便如此，有勞大爺了，太班道，亦不必選擇金道良辰，今晚如何，大家同聲道好，武斗兩吩咐夥計，預備香臘紙馬果供等物，又叫武虎到鎮上，定二桌上等酒席，以便晚間暢飲，泰安俠道，諸位既然同意，請貴敘齒，太班道，北定遠仍然行二，巴星三與武斗兩都是五十九歲，巴星三日大一個月居三，武斗兩行四，買來蘭譜，太班叫俊明偏勞寫一寫，勝俊明道，師叔，我久不執筆，不知道還寫的了寫不了，我先試試，說着，武龍送過紙筆，勝俊明從右手裏，遞下一個五寸長的搬指，放在桌上，巴星三拿起一看，見搬指當中有一道槽，對北定遠道，現在時興搬指，不過鐵的很少，當中有一道槽的，尤其沒見過，北定遠微微一笑道，老弟沒見過，大半俊明的搬指不是裝飾品，必曾拈箭法或是空手射彈，勝俊明道，二叔實在高明，武斗兩道，我怎麼見過，改天請俊明試

試藝。勝俊明立起身形道：「在諸位老前輩面前，何敢獻醜，已武同聲道：「何必太謙，勝俊明一時不好爲笑，坐下打開筆，寫了幾個字道：「師叔，您還是請別人罷，我寫的太不成個，武斗南道，再擺房先生寫寫罷，北定遠道：「我來我來，泰安俠道：「忘記老弟允文允武了，病李二打開關譜一看，不認紅套帖摺成三張，上面印成關譜二字，邊笑道：「我寫個序言好不好。大家同聲道：「那有什麼不可矣。好之至，病李二略微構思一會，邊捉筆寫道：

詩廣伐木之章，易筮盍簪之慶，同方之雅，古人踐之，迨至雷陳播厥芳徽，管鮑彰其古誼，三年而約范氏，二簋而歎林宗，宜尼事子產而如兄，魯肅結周郎而拜母，羌松茂而柏悅，盟戴笠與乘車，宋易一二更僕數也，慨自世風日下，友道難言，黃金交結，雨覆雲翻，白首如新，神離貌合，遂至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朝肝胆而暮楚越，昔膠漆而今干矛，卽不至是，冠蓋嬉遊，酒食徵逐，瞬至時移勢去，人散酒闌，杜陵詩瘦，厚祿無當，廷尉門閒，張羅有雀，貴賤之交情乃見，金石

之督且爲誰，白駒不維，朱門非昔則車中人望望焉去之矣，勢友皆是，而石友爲難，形交皆然，而神交匪易。此耐久之朋，所以比後彫於古柏，知音難遇，所以遂終身不復鼓琴也，若我仁仲，還是武人，天涯淪落，萍水偶逢，乃以干戈始，至以玉帛終。是孔北海猶知有劉豫州，王凝之何須見戴安道。同心既訂，要誓山河，矢志不渝，序行昆季在金蘭斯在，雞黍堪懷，此證。

大家見北定遠提起筆來，洋洋灑灑，寫了一大篇文章。雖不盡知其中之意。可是見他筆行龍蛇，字字飛舞。太班不覺道：教情李二弟是文武全材，病李二道，大哥誇誇，小弟年逾耳順，一紙成就，慚愧得很。泰安俠道，福仙不用客氣。寫蘭譜須四份，各位還寫報祖先三代籍貫生年，一個人寫不過來，福仙想出底稿，交櫃上先生代勞吧。武斗前道，可以可以，早就說不必二哥受累，泰安俠對太班道：賢弟，竟願勸架，尙未問你因何。此，太班道：小弟只願勸架了事，將自己來意也忘了，遂將大消龍興，勝俊明不欲進仕，又有邱日式來見，代爲書策，打算重整萬勝鏢局，替勝俊明打一條出路，再立

松棚會，替他請人的事，說了一遍，並說已見過道儒二位門長，特意帶領勝英到泰安秦封山叩謁，因為沒見着，知道您被北定遠二弟所約遊齊州，特地追跡到此間候，說罷，叫勝英重新拜見師伯，務請賞光到松棚會，勝英過來恭恭敬敬行了一跪三叩禮，泰安俠用手相攙道，何必行此大禮，曩日有三位門長同您諸位，老夫到不到，沒關係，再說南俠客亦須到會，太班道，松棚會您到最好，如若好靜不好動懶得去——亦可矣，不過以後走鏢，山東路上，求俠客爺幫忙，泰安俠道，大弟您話說遠啦，拉個近說，南俠門人，就是我的門人，何分彼此，勝俊明其機伶，不等太班說話，趕緊就謝過泰安俠，並請諸位叔父重陽節早到松棚會，大家說說講講，已到酉初，泰安俠道，武大弟可以叫夥計，預備香燭，你們燒香吧，李福仙道，好好好，武斗南吩咐武龍預備一切所有納拜儀注，勿庸細表，見禮以後，大家互相道喜，勝俊明武龍武虎，依次叩頭道喜，武斗南還要叫內眷出來見拜兄，北定遠道，天已不早，連巴大姑嫂亦明天見罷，這時夥計亦進來道喜，並說酒樓將菜送來，擺坐不擺，病李二道，大哥善飲，就先吃酒罷，太班拈髭微

笑，不多一時酒菜擺好，大家入座。武龍武虎侍立行酒，內宅一席，是武氏夫人帶頭少奶奶陪着巴鳳英，勿庸細表。外院席間講論些個江湖勾當，太班又講了些武林聚會見門長的事，泰安俠猛然問問太班道：大弟我問你一件事，俊明今年三十，他可曾娶過妻室，太班道：俊明年雖三十，尚是童男，俠客爺問這件事，有什麼意思，一邊說一邊目視巴星三，泰安俠哈哈大笑道：巴賢弟因為姑娘沒婆家，才敢私——我思保一門親，販鹽打架的事，自——就了了，巴武同聲道：俠客爺保——我思求之不得，但不知人家願意不願意，太班尚未說話，見勝俊明的臉，已竟臊成大紅布，站起來要往外走，遂對勝俊明道：俊明，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闖江湖的人，用不着這們面嫩，姑娘你已見——你爹裏人沒人，主婚人只有你老爺與南俠，泰安俠同我就作得了你老爺的主意，要是你沒什麼不願意，趕緊拜兒作岳父，勝俊明仍是低頭不語，北定遠道：俊明你不是英雄氣概，何必效尋常兒女，大哥，不必鬧了，我與俊明，雖是初會，却不喜酸文假醋，俊明你可以將隨身物件，取下一些來，作為定禮，勝俊明仍是一語不發，北定遠哈哈大笑道：俊

道，二叔，您替我寫一寫吧，北定遠道，凡事均可效勞，這件事，還是你自己動手，勝俊明萬不得已，這才拿起筆來寫自己的年庚，別看勝三爺在萬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走南創北，這番拿起筆來，比房樁還重，頭低下去，猶如秦皇壓頂，好半響，才勉勉強強寫就，太班拿起來看了，才交與武斗南道。四弟偏疼，武斗南笑嘻嘻拿起八字定禮，走入內宅，婆子喊道。老當家的過來了，一盞去挑門簾，武老夫人見老當家的走進，連忙站起，少奶奶早迎到屋門，巴大姑娘亦連忙立起身形，武夫人道，老當家的不在前面應酬朋友，到此作甚。武斗南道，特來與姑娘道喜，武夫人道，我還忘了，老當家的，我認了一個乾女兒，與你義父行，少奶奶忙取褥墊，武斗南道，怎麼你又認了乾女兒，真是層層見喜，我們外面老哥四個結義，裏面認乾閨女，巴鳳英道，乾爹，沒那們些話，請坐，待我叩拜，一邊說，一邊跪了下去，武斗南道，生受你了，姑娘，我來與你道喜，一個搬指，是南俠客門人神鏢將勝英字俊明之物，這年庚是勝俊明的年庚，你好好存起，再找一點國禮，巴鳳英聽了此話，早將頭低下，紅霞滿面，

武老夫人道，怎麼，才認乾閨女，就有乾姑爺了，武斗南道，是泰安俠，李二哥爲媒，將巴小姐許與勝英爲婚，搬指這是定禮。武少奶奶忙對巴鳳英道，妹妹大喜啦，巴鳳英更不勝嬌羞，武斗南道，姑娘不用害臊，我到前邊去了，快取一點回禮，鳳英姑娘既不睡話，又不取物件，武斗南知道姑娘難爲情，道有話明天再說罷，說着走回外院，進門道，後院亦有一件喜事，賤內認巴鳳英爲乾閨女，我與三哥又是把兄弟，又是親家，今天真是喜氣臨門。鳳英見喜，大哥的酒一定沒用痛快，叫夥計到酒樓就提我說的，封了龍興挑快快再送一桌上等燕菜來，咱們作春夜十日飲，太班手拈白髯，連道痛快痛快，武龍下去吩咐夥計重整杯盤，大家是洗盞更酌，勝俊明總是低着頭不言不笑，北定還是外場人，偏要引逗勝俊明說笑，席間就問他些個在孫帥帳下的事，又問問怎樣巧得鬼臉紫金刀，勝俊明的羞色才慢慢退去，忽對太班道，師叔，我想松棚會仍請東方師伯李二叔去隨，因爲僧門門長及我孫師大爺，不是還請參觀收門弟子典禮麼，太班道，我真是吃酒誤事，遂對泰安俠道，大哥，今年彌陀僧同孫道長同在松棚會收弟子，您不可不去

秦安俠道，怎麼，僧道兩門同取弟子，但不知是何人介紹，他們同是封了山門的人，太班道，介紹人大約是扶雲叟，僧門是龔半千，道門是俊明拜弟半仙張子羽，因為他們已經閉了山門，又收徒弟，不能不普請各路人，我受孫道兄之託，倒忘懷了，是日請您務必去觀禮，並且打轉盤通知山東各路英雄，秦安俠道，就是就是，夥計過來說酒樓菜已送來，武斗兩叫撤去殘席，另調桌椅，大家是開懷暢飲，勝俊明雖不飲酒，可是不敢離席，侍坐左右，斟酒佈菜，除了少用些菜外，低着頭一語不發，病李二怕勝俊明發僵，談論些個馬上步下武藝，夥俊明才漸漸有話說，後來忽問北定遠道，二叔，小侄在幼年雖念過幾年書，將要開筆作文章，就遇見我恩師鎮南俠，以後雖然白日讀書，總是不如喜歡武術。先父母過世後，我就專攻武術，將讀書一擲，拋在九霄外，後來戎馬倥傯，更無暇於此了，今天得遇二叔文武雙全，不勝欣羨，不知我年已而立，還能夠究文學不能，北定遠道，無論什麼事情自要立志，萬無不成之理，何況亦早有根底，稍加指點，必有可觀，你要知道，你身入鏢行亦得用筆墨，有道是：「義氣當先，筆舌雙兼」

三才談到武勇，大約你師叔，亦同你談過罷，勝俊明道，太班師叔平時亦和我談過，請問二叔，研究作文，有什麼捷徑，北定遠道，你叫我寫了一篇關譜序，謾爲我會作文章，其實是尋章摘句，東拚西湊，裝些個典故，在我們江湖武人中，好像了不得，說真了，不免高山滾鼓之譏，難通之至，所謂千古文章一字儉，自要儉的當，加以剪裁，攝其精華，去其糟粕，就如出自手，其實文武一理，武術一道，亦何嘗不然，比如學了一趟拳，老師沒給拆開，竟會從頭至尾的練，自好賣把式，到了真動手的時候，又有什麼用，按上打比不會武藝的還許重，要是手急眼快，會個三招五招，倒許能贏人，早先梁山拍的武松，你聽說他同誰學過武藝，在梁山泊總得說屬一屬二，他就不會成套的拳脚，不過他臂力大手眼快，在各處偷學幾手人的招，自己暗地裏下私功，到用着的時候，反比會成套的勝強百倍，談到此處，太班道，二弟酒早冷了，你們爺倆對勁，有工夫你細給俊明說說，北定遠道，以俊明的天資，不必細說，自要把我所說的話，稍一尋思，能夠舉一反三，不論文武總有進益，泰安侯道，那是自然，俊明的人緣真好，誰見了

誰愛，好好往前進取，將來的成就，定在你我之上，勝俊明道，師伯如此誇獎，使小侄無地自容了，說說講講，吃吃喝喝，巴星三是得了乘龍決婿，又結了一盟好兄弟，很是高興，飲酒雖然過量，亦沒喝醉，不覺到了三更，太班道：我的喜酒吃夠了，天已不早，叫夥計你息休息，我們願意談天，可以烹茗作竟夜之談，泰安俠道，日子早着哪，何爭此一夜，今天部有些勞乏，可以歇歇，大家同聲道好，武斗南忙叫武龍吩咐夥計撤去殘席，又叫武虎給他們老哥幾個收拾被褥，安置下榻之所，泰安俠道，我同太班大弟二弟，統統是不瞓下睡覺的，就與巴三弟同俊明設榻好了，武斗南尚未答言，勝俊明道，小侄近日同師叔遊歷江南，亦正在學習靜坐，泰安俠對太班道，大弟你已傳授俊明初步氣功了，太班道，俊明因為我不瞓下，他亦不肯睡覺，我無法才傳他靜坐初步，不過究嫌尚早，以他的成就來說，到了時候，他師父南俠客自然傳授，泰安俠道，亦不盡然，南俠客因為你同俊明久在一處，就許放心不過問了，今晚我看看他的造詣，再指點指點，勝俊明又復行禮，謝過師伯，武斗南道，既是這們說，就把裏間收拾收拾就行了，武

虎連忙歸着一切，武斗南亦不到內宅，在裏間與巴星三同榻而眠，外間泰安俠爺四個靜坐，一夜無事，書不細表，第二天早晨，武斗南要叫女眷到外院來拜，泰安俠出主義，不如到內宅去，武斗南遵命，請俠客們到裏院去，自武老夫人以次均行禮拜見，就是巴鳳英因為有勝俊明，躲在裏間屋不肯出來，即至武老夫人叫乾姑娘出來拜見諸位叔伯，勝俊明又慢慢溜出門去，武虎很洵氣，揪住勝俊明不叫出去，說見了乾姐姐，又有什麼，勝俊明臊的面紅過耳，巴鳳英一聽，又躲進裏間屋，武斗南道，虎兒你三哥面嫩，不可嗔鬥他，武虎才撒手，勝俊明乘人不見，就溜回外院，巴鳳英自泰安俠以次，均行大禮，巴星三道，姑娘這是大事，有老俠同你二大爺為媒，完了我一樁心事，害的什麼臊，巴鳳英手捻衣襟，不發一語，巴星三又道，姑娘取你排箭來，鳳英不知什麼事，到裏間取出排箭來，巴星三抽出一枝，交與太班道，大哥這是我同定，鳳英一聽早紅暈眉稍，跑進裏間，北定遠道，咱們還是外面坐罷，大家到了客廳，太班將排箭遞與勝俊明道，俊明這是你岳父同定，好好收起，過來拜見你岳父，又對巴星三道，三弟請來上坐

，叫勝英重新拜見，泰安俠亦說這是應當的，勝俊明無法行了三跪九叩大禮，站起來又要與七飛行禮，泰安俠道，從我這說，可以不必，太班道，早先俊明跟着我，我說他是應摩蟲，如今變成磕頭蟲了，大家圍堂大笑，正在這個時候，店夥計慌慌張張跑進來道，外面有一大漢，拿着一對護手鈎，自稱姓寶，口口聲聲叫老掌櫃的出去，如若不出去，他就打進鹽店來，武斗南一怔，要知來者是誰，到此何事，下章自有分曉。

第五章 大明湖逅邂神鎗

萬勝鏢寫到第五章，才有個頭緒，漸入熱鬧扣子，因為前半部，衆生劫一民未流寇，禍國殘民，以及勝俊明出世，許多事蹟未寫，由鹽灘說起，不得不補叙個個人畧史，第一又躲着評書套活，避免評書藝人發頭賣像插談打諢說法，第一要不落武小說故轍，不敢說要另闢蹊徑，生面別開，差不多人家說的我不寫，人家寫過的我不寫，諸如評書開臉，差不多露一次面，說一次臉譜穿章，我寫一次以後，不遠若干年代之後，就不再寫

，可是友人說我寫鹽灘巴武爭雄寫的過於繁冗，看官您要知道，巴武爭雄一節，是萬勝鏢題帽，含蓋一切，籠罩全篇，事不細寫，將來多少事情，沒有着落。勝三爺定親，固然關係後來勝三爺的多少事多少人，就是敘勝三爺的箭法，空手彈丸，全部爲下文寫會鏢張本。萬勝鏢三次會神鏢，第一次松棚會，第二次鄭州會，第三次爲勝三爺。還鏢之法，各有不同。在巴武爭雄鹽灘打架，雖及用勝三爺助動手，暗中已教一班，至於巴武之刀對鈎，這較北定遠之爲獨行盜，餘波之寶鏢，都是後文張本，如寫到李家店三打寶爾墩，決不是映山滿嶺，自有落脈可尋。連環套這齣戲人人聽過，寶墩有幾句白，「那三太老兒不勝俺護手雙鈎，他暗發了馬頭一子，將我絆倒塵埃」。以刀對鈎，以單對雙，還龍騰出工夫，暗發馬頭，是黃三太受過真傳，遊刃有餘，不然忙還忙不過來，那有工夫打暗器。寫到那時再表。

至於勝俊明定婚，寫其羞臊一節，是鑒於近世社交公開自由戀愛，爲青年學子下一針砭，雖覺繁冗，很下一番苦心，閱者笑我愚腐，亦所不辭。再說選着小說，筆法不同

，有駱羊下種，行雲斷嶽，西瓜東顧，藕斷絲連等等。聽說支離，裁酌，說到撰着與國者閒話，蕩寇誌，兒女英雄傳諸書，已有先例，不是自我作俑，閉書剪斷，書歸正傳，武斗南聽夥計報告，不覺一怔，教武龍武虎看朴刀伺候，就要出去，太班道，四弟且慢，您開張店多年，以先可有人與你尋釁鬥毆，武斗南道，大哥，我祖居此地，雖然私開鹽場，街坊四鄰沒有不沾光的。這幾年除了三哥，從未有與人與我致氣，泰安侯道，這就是了。來人或與星三老弟，巴星三聞言恍然大悟，我有一個外甥叫資強，已然好幾年不見，不知流落何所，待我出去看看，賤俚連忙站起，我讓三叔去，巴星三說好，走着走進鹽店，看來人身高八尺，紫微微一張臉，鼻直口方，大耳，一身山東繭緞褂，大被巴魚鱗酒鞋，打着黑白越浪裏腿，年紀在三十以外，雙鉤，怒目，眉向鹽店觀看，見鹽店才出一老一少，老都攔着手，並無怒色，老者似他舅父模樣，聽老者叫道，來者是誰呢嗎？聲音是舅父，忙放下雙鉤，拜倒在地道，舅父你老人家一向可好，想煞強兒了，巴星三叫他起來，鹽店內敘話，原來巴星三有一胞姐，自幼嫁

與東昌寶莊寶世雄，過門三年，生了一子起名叫強兒，不幸遇着傳染病流行，夫婦雙雙逝世，寶強將將六歲，並無親族人等。家中又無多少產業，巴星三資無傍貸，將他接到家中撫養，過了二年，巴星三看他體格強健，就傳授他武藝，彎腰倭腿，二五更工夫，練到十七歲上，馬上步下，長拳短打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自己覺着半大小子，總覺勇勇不成事體，何況學會文武藝，貨賣與識家，在邊庭上一刀一槍，博得一官半職，同舅父一商量，巴星三亦很願意，就寫了一封信，介紹他到揚州，黃得功部下。不到二年，升到千總，正赶上清兵南下，史閣部盡節，他就率領二三百人，敗了下去，後來聽說史閣部殉節，亦打算以死報君，不過自己想年將二十，以後正好建功立業，反轉乾坤，說不定成爲歷史上有數人物，豈可效匹夫匹婦自經溝瀆的行爲，部下又一勸，大家就逃到微山湖內，暫作打家劫舍的勾當，大清一統，江南平定，他亦無法投誠，亦不敢回博興見舅父，一幌兒就是七八年，派人打探巴星三下落，知道舅父家連遭喪事，就剩下舅父同表姐，心中盤算舅父年紀已到六旬，雖說硬朗，究竟是風中之燭，草上之霜，俗

話說的好，老健春寒秋後熱，爲日無多，豁出挨一頓打，亦得到博與探望娘舅，於是安
置安置山上的事，帶了些銀兩趕奔博興。到了博興，遇到老鄰居一打聽，巴星三因爲販
私鹽，到樂安武家鹽灘打架去了，他久在江湖，聽說樂安有一霸，是私立鹽灘私開鹽店
的，他放心不下，追到田家燕子坟。同人一問詢，昨天武家鹽灘，架打的很熱鬧，後來
不知怎麼了結，據說有人了事，大家都到武家鹽店了，他又趕到鹽店，口口聲聲，叫武
掌櫃的見他，及至巴星三出來一叫他，趕緊扔鉤行禮，巴星三叫他起來，見過勝三哥，
一同走入，到了客廳，先令他見過武斗兩以及泰安俠諸人，又告訴他結義定親經過，寶
璽非常喜歡，巴星三問他近狀，因何至此，他將投軍以後，暫居徽山湖諸事，一一稟明
，巴星三亦未噴怪他。泰安俠笑道，聽說徽山湖有敗兵屯紮，不過沒有燒殺淫擄情事，
所以沒去干涉，原來是你，武斗兩叫武虎同着他到內宅見見巴大姑娘，大家飲酒吃飯，
盃不細表，太班同泰安俠討論請人的事，商量結果，西自烏魯木齊，東至寧古塔諸人二
事，由北定遠辦理，山陝一帶，由太班帶領勝俊明走走，結婚一節，俟等松棚會完畢再

說，賈強接巴星三父女我微山湖，巴星三因爲姑娘已有人家，不願意去，武斗南留他們，爺倆就住在樂安，過了八月節再走，巴星三亦不肯，還是北定遠爽快，說三弟你願意回家看看，你就歸博興，叫鳳英在乾娘這家住幾天，已是一家人，何分彼此，巴星三亦就不肯聽了，北定遠告訴太班，我同泰安送到蓬萊去一盪，我就遠遠的走一箇，大哥放心好了，唱戲的腿，說書的嘴，博興一日之間，累得口裏不盡，要快十年八年一句話就到，大家又盤桓了三天，紛紛告辭起程，下文另表。單說太班同勝俊明爺倆，離了樂安，亦不雇船亦不搭脚，三月下旬，天氣漸近清明，一路步行，沿途觀看景緻，快樂逍遙，愛走就走，愛住就住，不消三日，早到了濟南，在東關寫了一家客店住下，所有濟南名勝千佛山大明湖濤突泉，太班都領着勝俊明登臨，這一日爺倆遊歷罷下亭，在大明湖畔曲水亭風篁樓酒館，尋了臨池一間雅座小飲，勝俊明問太班道，師叔喜歡喝金泊酒，離開濟南的時候，可以帶點，太班傲然一笑道，俊明，你真以爲師叔嗜酒如命嗎，老夫半生戎馬，遍遊南七北六，到處隨遇而安，見酒輒飲無所謂喜歡不喜歡，因爲你孫師

伯的松苓酒，捨不得給人喝，我才嘔逗他，不然的話，各省名酒，我要帶不勝帶哪，勝俊明尚未答言，忽聽門外有人哈哈大笑道，班師傅清興不淺，那陣風將您刮到濟南，太班道，那位，誰說隨站是身形，酒深早將簾子打起，勝俊明見來人，身高七尺以外，細腰扎背，雙肩抱攏，面如滿月，五官端正，二目有神，舊穿緞褲，足下是一雙山東皂，年紀在四十以外，不足五十，尚未留鬚，太班細看道，原來是趙賢弟，久違，久違，那人還門，就躬身行大禮，太班長，多年不見，免了罷，那人忙請了一個官安，叫夥計添一份杯箸，太班對勝俊明道，俊明見着你趙叔父，那人忙道，不敢，此位是……太班一手拉着勝俊明道，他是南俠客門人，一手指着那人道，這位是……在吳襄部下，與我同事，兵器之中，最喜歡大槍，我贈他神槍之號，姓趙名九能，勝俊明連忙要拜，同行禮，趙九能道，你我兄弟，班師傅太客氣，我在吳帥帳下，多蒙班師傅指教，何況南俠客亦是長輩，常禮那不敢當，太班亦道，俊明行常禮好了，勝趙見禮已畢，夥計添上杯箸，太班請他上坐，趙九能笑道，在此那有我上坐之禮，夥計亦道，客爺不必讓了，

東家那有上坐之禮，太班道，怎麼；賢弟行商了，趙九能道。師傅坐下敘談，吩咐夥計將殘席撤去，另整杯盤，勝俊明道，何必如此費心，趙九能道，既是一家人過的多，用不着客氣。太班道，俊明劍蕩江湖，不拘形跡，隨便飲酌，夥計送上菜肴，趙九能告訴夥計開金珀酒，一邊用菜，一邊敘述自己從大清定鼎以後，回歸濟南，不樂進仕，又不願坐食，才自東自掌鑿這座酒館，買賣倒也發達，家眷亦遷移在小布政使街，每天早來晚走，今天正在櫃房，看見來得好像師傅，因為多年不見，不敢冒叫。暗中跟到雅座，聽師傅談話語音，依舊當年，故爾答言，又問太班因何至此，太班就將重懲萬勝鏢行請松棚會的事，細說一番，趙九能道，久仰泰安俠之名，可惜無緣拜晤，松棚會的日期是幾時，我很想觀光。勝俊明道，請還請不到，日期是重陽節前後十日，正日期是重陽節，趙九能道，班師傅去的時候，如若取道清江浦一路，我在舍下恭候，一路前往，要是取道別路，我在九月初准駕，太班是地鄉近故，一盞十觥，吃到七八成，連道今日醉了，趙九能說師傅醉了，可以在櫃房休息休息，或到舍下去，亦離不遠，住上些日子再

走，太班道，不不，改日打擾，亦不到府上去了，日內即行秋間再會，這時夥計又端上一盞香茗，趙九能給太班勝俊明斟上茶，說了些閒話，無論如何，亦留上幾天，太班見趙九能意思很誠懇，就問勝俊明，你看如何，勝俊明道，既是趙掌櫃的想同師叔多聚聚，咱們就再住一二日，趙九能道，還是三弟爽快，太班道，住幾天亦沒什麼，今日暫行告別，趙九能知道挽留不住，亦不再留，問了問住在東關客店的字號，送出鳳集樓，班勝自回東關，一路之上，勝俊明尚趙九能人品，太班道，九能是濫好人，胸無一貫，東見東流，西見西流，當年在吳襄部下時，很是聽從我的，如今多年不見，還我看還是當年的樣子，雖然將近五十歲的人，還是娃娃氣氣，隨便閒談，不覺已到店房門前，走到裏面，店家應酬一切，一齊祭書，不必細表，次早太班將要盪舟，店家送來道，外面有鳳集樓趙掌櫃的來拜，勝俊明連道，請請，并迎出門外，趙九能走進道，有擾清夢，勝俊明道，承念，早就起來了，太班讓坐，略敘寒溫，趙九能道，今午在大明湖畔大明寺，略備杯茗，與班師傅接風，太班道，何必如此客氣，趙九能道，一無外客，只有小夫

，及邵及門，要瞻仰瞻仰大老師丰采，太班道：如此稱呼，實不敢當，又謙遜了幾句。一同到了湖濱，叫了一隻船，在湖中遊玩了一回。鐵公祠歷下亭都瀏覽了一週，天將正午，叫舟子回船，來到大明居，叫櫃上開發了船酒資，早有夥計相迎道：趙掌櫃的，少草櫃的早來了，在頭官，說罷閃道相讓。讓了一聲頭官，太班亦不客氣，先走到頭官雅座，見門外站着兩個孩童，眉清目秀，大的不過十三四，小的亦就八九歲，恭恭敬敬站在門前，趙九能道：環兒見過師爺。太班道：不敢當，不敢當，就見十三四的小孩，走進跟前，必恭必敬的給太班請了個安，八九歲的小孩，沒等叫，亦過來請安，又都給勝三叔請安，勝俊明還道：弟兄弟兄，趙九能道：師弟不必謙讓，大約班師傅不願意要我這個不爭氣的徒弟。太班道：言重言重，一手拉一個，過了雅座，夥計打過手巾，趙環給太班勝俊明斟上茶，趙九能指着十三四的小孩道：這是小犬單名一環，這個是我鄰居的小孩，一定要拜我為師，姓秦雙名立功，從新給太老師行大禮，趙環不等鋪墊，就跪在地下，行了三叩一跪禮，秦立功亦見過禮，勝俊明在傍在攙，趙九能又叫。

小孩給師叔行禮，勝俊明是無論如何，亦不接受，還是太班說，不必讓了。吃酒要緊，趙九能無可奈何，吩咐夥計擺酒，原來早就預備了一桌上等酒席，少時將菜一樣一樣擺上，兩個小孩並不貧嘴，給太班勝俊明斟酒佈菜，太班道，這點歲數，居然如此，將來一定有起色，一邊吃酒一邊問兩個小孩學些什麼武術，趙環回答練了幾套拳，學了一盪大槍，秦立功說，不過將練了練腰腿，勝俊明道，他們小弟兄們體質似乎秦立功比趙環強，太班道，俊明的眼力不差，趙九能道，環兒自幼多病，近來身體較比早先還強呢，我請班師傅看看他們，將來有無成就，學那路把式好，便中請您指點，太班道，不必客氣，孰你所學，教導他們足矣，我若有工夫，再到濟南來，一定替你指點指點，趙九能道，若能如此，則感情不盡，爺幾個一邊吃一邊談，太班很高興，吃喝完畢，已逾未初，出了大明居，又進了逛瀑突泉，這才分手，太班勝俊明歸到店房，太班問勝俊明在濟南還住幾天不住，勝俊明道，這裏沒事，我想早回任邱，恐怕邱日武將房收拾好了，終日盼望，太班道，我亦這們想，叫夥計進來，預備晚飯，叫他就手看看帳，夥計道

，你老店飯錢，趙掌櫃的早候了，慢說住兩三天，你老住一年半載，亦不能向您要錢，勝俊明道，那如何能使得，太班道，江湖上這種事情沒關係，夥計這裏有一點小意思，你買雙鞋穿，說着由兜囊中掏出一小錠銀子約有二兩，夥計嘴裏連道，那如何使得，早伸手把銀子接過去了，一邊說道，二位客官多住兩天好不好，莫不嫌小二伺候的不週到，太班道，沒的話，實在有事，趙掌櫃的來時候，多多代我致謝，夥計說了會閒話，又泡一盞茶，才到櫃房去結帳，店東想，不如與趙掌櫃送個信，不然他怨我們應酬不過，就寫了一個字，打發打更的到小布政司街去，不多一時，趙九龍趕來，在櫃房同店東談了幾句話，就到跨院來，沒進門就嚷，班師傅怎麼不賞臉，何去之速也，太班吃了一盅茶，正靜坐，忙迎到門口說，夥計多嘴，又驚動了老弟，趙九龍已走進屋來，勝俊明亦在一傍必恭必敬的站立，太班讓他落坐道，委實因爲離家日久得回家去看看，趙九龍道，必是嫌我怠慢，我本意請師傅到舍下去住，恐其師傅不方便，就是不肯賞臉，無論如何，明天亦不離走，多了我亦不留，再住一二日，然後起身，夥計進來，又從新泡了

一次茶，說了半天，太班答應再住一日，趙九能才走，次日一早，趙九能來了，約他們幾個遊龍洞，飯罷又到千佛山絕頂，並到礮山，去了一趟，好在金有武功在身，一點不覺着累，晚飯在鳳集樓送行，趙環秦立功早在恭候，所有鳳集樓的拿手菜饌兒提等等，盡情送上送，勝俊明道，何必如此費心，趙九能道，不必臊人，叫夥計大杯伺候，對太班道，今日敬師傅十杯，太班道，太多了，三杯罷，趙九能道，師傅海量，不多不多，勝俊明道，明日我們還要啓行，六杯罷，太班一飲六杯，趙環秦立功又各敬了三杯，席間談論些個江湖勾當，趙九能雖曾會武藝開酒館，關於江湖的事，他並不甚熟悉，甚是開耳，一直吃到十點，趙九能到櫃上去了一邊問問預備的東西，預備了沒有，先生說早送到東關店裏，又叫夥計送少掌櫃的回家，自己才陪太班回店，一定要在店裏陪一宵，明天還要送一程，太班怎麼攔亦攔不住，只得罷了，次日一早，夥計打水淨面，又預備了一桌上等酒席，太班道，這是怎麼說，趙九能笑道，我有兩句戲詞是：「在家不知迎賓客，出外方知少主人，」勝俊明亦笑了，太班勝俊明無法，只得藉敬用些，店東也過

來周旋半天，吃喝既畢，趙九龍吩咐叫車把式快吃好趕路，原來趙九龍給他們爺倆定了一輛二套車，除了濟南土儀不算，外添十兩金珀酒，太班道，趙賢爺太破費了，我們單身走路，多們輕爽，趙九龍道，弟子學藝，完全師傅所賜，受益終身，兼及後代，區區微意，不足表示萬一，師傅再說別的，那是損我於爾場之外了，太班道，如此說來，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趙九龍道，無所謂愧不愧，弟子但求心之所安就是了，這時間車把式飯已吃完，牲口亦喂好，問趙賢家的走不走，賤僕明道，師叔親走罷，太班道好，爺兩個都沒甚麼東西，連一肩行李皆無，說走就走，把式請客官上車，太班道，走幾步再上車罷，趙九龍本預備一匹馬，太班道，亦不能騎馬了，超過小北門，太班叫趙九龍請回，如若往下站送，我們就不走了，千里送君，終須一別，老弟進城治公，我們也好乘車，趙九龍道，既是師傅請們說，咱們是秋天見，如走王家營子四十八站，請您纔道，再盤桓幾日，所有車酒之資，俱已付過，送到鄭州，不必另賞，太班道謝謝，那是一定，不過秋間我想走河南一盪，趙九龍道，候您過中秋節，不來，我敢獨往鎮江，勝

俊明忙道，謝謝你老賞臉，後會有期，脫罷深施一禮道，多有打擾，並謝厚賜，趙九道，俊明亦太婆婆氣了，待我目送一程，叨乘叨乘，太班不再別說，上了車，勝俊明還是不肯上車，太班道，俊明不必客氣了，勝俊明就乘上車，把式一搖鞭，順着官站大路就下去了，趙九能直到望不見車影，才快上兩回，太班叔侄因為……，長站走，有時候坐車覺着倦，就下來走走，在路上無非是隨行夜宿，飢寒渴……，有什麼日，早到了河間，（懶備沒到過河間，地理不大清楚，據我聽說河間在兩，任邱在北，鄭州鎮又北，究竟是不是，尙求兩者指正）在城外打尖，然後直到鄭州鎮北村口外，沒到兩鎮口，勝俊明就下了車，一路步行到了門前，老管家勝福早迎了出來，伺候一切，所有卸車，以及打發車把式回濟南，並回送任邱士儀與趙九爺等車，不費筆墨，勝福將勝三爺走後的家務，報告一番，勝俊明道，老哥哥，看我長大，所有家務，我不清頭，一切由你作主，對外的事，可以……我斟酌，師叔，您說我說的對不對，太班道，老管家忠厚誠實，賈姪所託得人，勝福道，師老爺不要誇講，老奴不中用了，勝俊明道，老哥哥以後同

我說話，不必這麼垂手侍立，坐下好了，勝福道，雖是三爺恩典，可折煞奴了，那如何敢當，太班道，有道是恭敬不如從命，老管家不必太謙了，勝俊明叫伺候書房的傳話，叫作活的打雜的都到書房外面來，我有話說，不多時所有用人都到書房門外，勝三爺就對大家說，我此次出外一個多月，多虧大家幫忙，連吃三天犒勞，以後保不住常川出門，所有一切事務以及人的去留，全要聽老哥哥勝福的，違背他是違背我，年終考察勤惰，再定賞罰，你們要記下了，勝福連道，老奴不敢負此重責，太班道，老管家不必推辭了，大家方一口同音說，先謝謝少當家的賞賜，我們都記下了，各自散去不題，過了兩三日，勝福對勝三爺道，少當家的，鎮上有一片房，原租的是糧棧，未開，賣作虧了，原租人想退租不做了，我想不如咱們加入些股本，與他合夥經營，不知少當家的意下如何，勝三爺道，我說過一切任你主持，何必問我，你看着能作就作，從城內銀號撥一筆款子就是了，太班亦說我們對於種地經商，全是外行，不問也罷，勝福退去，勝俊明對太班道，咱們進鹽城，看看邱大哥將房子收拾的怎麼樣，就手告訴他請人的事，太班道

，沒事走走亦好。這天早飯後，爺倆進城，到萬勝鏢局一看。邱日武正在監工，勝俊明道，大哥偏勞。邱日武一看是勝俊明道，師叔三弟回來的真快，不是說八月見嗎，櫃房坐，一邊說一邊上前給太班行禮，禮畢，先後走進櫃房，太班道，本想松棚會請人需費時日，誰知道有人幫忙，就將請人的事，細說一遍，邱日武忙給勝三爺道喜，勝俊明仍是滿面飛紅，邱日武道，不是我說，男大當婚，何況勝家人單，還有什麼害羞呢，久仰爾俠北定遠，可惜沒會過面。這回真出力不少，太班道，福仙走路，算不了一回事，大約三兩個月准能繞一遭，又問了問收拾房的情形，邱日武道，房屋坍塌太多，我的意思，瓦木工作到五月底，活要是不完，暫行停工，俟等秋後再說，太班道，雨水連天，土木工是不相宜的，說說講講，天已不早，邱日武請他們爺倆到酒樓，給他們接了接風，定規明天見，因為鎮上正翻蓋房，地方不方便，爺倆回家了，次日一早，邱日武就到了勝家，商量動工的事，叫櫃上照管，約他們爺倆到北京去一盪。太班道，我離開北京好幾年去一盪很好，邱日武定規，叫太班爺倆休息幾天再走，太班道，走路有什麼累，說走就走，老管家勝福

，北京沒有什麼忙事，歇兩天再走最好，還可以逛逛妙高峯，勝俊明道，邱大爺定規隨時走就走，休息不休息，沒關係，咱們還是不騎牲口，省得麻煩，邱日武說，就是罷，咱們第二天晚飯後動身，夜間清靜，大班微微一笑，亦沒說什麼，邱日武回去安置安置，到了第二天午後，就到了勝家寨，談談講講，吃了晚飯，第三個將用物件帶好，就進了勝家寨。大班道，咱們既然夜間走，可以稍微放緩步，邱日武道，師叔不要聽我外號叫飛仙，不過江湖上人誇講，實在說腳程並不快，勝俊明道，大哥不用客氣，既想夜間走路，就爲的試試腳程，我的腳力不成，要笨鳥先飛，說罷足下按力就走了下去，約有一點鐘的工夫，走出有四五十里，大班在勝英肩頭拍了一掌道，俊明歇歇再走，邱日武亦沒落下，仍在俊明後面，三人全是氣不喘出，面不改色，大班道，師父（邱日武號）不愧飛仙二字，邱日武道師叔誇講，師叔的精神真大，別看真快，勝俊明道，師叔的輕身工夫，我是知道的，稍緩一緩，咱們再多走幾步，又往前走了幾百里路，勝俊明道，還是我佔先，說罷一伏腰施展陸地飛騰的工夫，一氣就走了百十里地，這次大班便在

勝俊明前面攔住，說夠了，不用跑了，勝俊明止步，回頭一看，仍然沒把邱日武落下，不覺暗忖大指，邱日武道，師伯的工夫，今晚不過用了十之六七，怪男已覺筋疲力盡，真有愧飛仙二字，太班道，賢侄說那裏話來，你二人昨夜行術，在一般武術家已是首屈一指了，隨說隨尋了一座樹林，稍做休息了休息，太班道，照這樣走，不過子正就到北京了，咱們今晚不必進城，趕到黃村住店好了。邱日武道，全憑師叔，太班道，這次我頭裏走罷，說罷就緩緩而行，不到子初，已到黃村鎮。邱日武道，我常走這條路，我去打店，在鎮中路西一家客店，叫開店門，櫃上一個夥計認識邱日武說，邱鏢頭怎麼這樣晚，邱日武說，因為夜間清靜，貪行了幾里路，竈上火封了罷。夥計道，大半封了，子火還成，引着班邱勝三人，到了跨院北房，打水淨面，太班道，聽說黃村的酒不錯，取些個來，酒菜隨便，夥計答應下去，少時夥計泡了一壺茶，又取來大瓶原封，送上四樣冷葷，一大盤饅首燒餅之類，邱日武道，這裏沒事，你們累了一天，歇歇去罷，夥計道，這是應當的，邱鏢頭總不從這裏走，以後求您多照顧，如要鋪蓋有新鮮的，我可以取

來，勝俊明道，取一床來好了，太班是見酒就吃，亦不客氣，聽勝俊明說取一床鋪蓋，就以目示意道，俊明天不早了，你亦可以躺下歇息，勝俊明道，是，是，天氣已暖，稍做蓋蓋就行了，師叔大半要坐到天亮罷，太班道，不與管我，邱日武道，顧不得師叔體身術這樣好，調息養氣的工夫，已臻絕頂了，談談講講，金雞三唱，邱日武勝俊明才安歇，才口起來，太班盥漱已畢，算環店賬，三人就順大道，緩緩而行，不消一個時辰，早到了北京，太班道，咱們不必住朋友處，還是尋個客寓方便些，就在驢馬市大街轉了一家客店，所有瑣事，一概不表，爺三個，瞧了幾個朋友，逛了幾天北京，郊外名勝，如京西八大處，妙高峯等，城內的五壇八廟，白日進不去的去處，夜晚進去觀光，好在他們爺三個日夜一樣，亦無人能窺破他們行藏，太班見北京的三街六市，裏九外七景像，煥然一新，迥不是明季那宗，表面繁榮，其實頹廢的樣子，不過王侯宅第，更了新步，文武衣冠，不似昔時罷了，邱日武有一天對太班勝俊道，據小姪看顧行買賣，實且不必在北京找地點，松棚會完畢，先組織任邱總統，看看發達不發達再說，太班道我

的意思，亦是如此，輔文這兩天先回任邱，我們爺倆到山陝走一盪，大概亦就一個多月，可以回任邱，邱日武道，我今日想回大同瞧瞧，請師叔同三弟到舍下住幾天，太班道，不必了，改日再造府罷，次日，邱日武先走了，太班同勝英道，老三，北京你待的夠不夠，要不願意待，咱們就遠處的盪西安，自遠而近，一個月准能回來，勝英道，但憑師叔，不過我想看看李二叔回來沒有，太班道，亦好，今天就去，咱們先到大石作訪一訪方大爺，就知道福仙回來沒有這就走，北京城去吃飯，爺倆買了幾色水禮，雇了一輛車，繞走外西華門，到了大石作，時已午初，一打聽方大爺，沒有不知道的，有人指引在南口路西，勝俊明上前打門，出來一個小孩，年紀就在十一二歲問找誰，勝俊明道，借問一聲，有一位乾清門侍衛方大老爺，可住在此處，小孩翻了翻眼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勝俊明道，我們是從任邱來，這裏有兩個名刺，小孩接過名刺道，住是住在這裏，我不知道在家不在家，我進去瞧瞧，說罷進去，工夫不大，就聽有人從裏面哈哈大笑，希客，希客，太班見走出一人，年紀在七十以外，精神足顯，太班忙上前拉手問好

小弟太班特地前來探望老大哥，方恩道，久仰虎骨大俠之名，今日辱承枉駕，真是三生有幸，太班道，大哥誇獎，我提兩個朋友，北定遠，巴天奎，方大爺道，那是我的拜弟，太班道，亦是我的拜弟，方大爺道，那更是一家人了，請，太班叫俊明見過方師伯，騰英上前見禮，方大爺道，此位就是南俠客門人，勝鏢將壓，勝俊明道，多蒙大家抬愛，方大爺道，太謙了，裏邊坐，太班道，我們來得倉促，帶了些個水菓，說着叫車把式將禮物送過來，方大爺道，何苦如此費心，叫飛兒，先請出來的兩個小孩在門洞伺候，聽見叫趕緊出來，方大爺指着小孩子道，這是小孫方飛，見過班爺爺勝三叔，方飛恭敬敬請了安，閃在一旁，太班道，大哥頭前帶路，方大爺道，遠道而來，班兄請，太班就不客氣，走進院內一看，外院東西廂房各三間，兩房是客廳，方大爺往裏院讓，內院是小三合，北房明三暗五，方飛接過禮物，早跑到上房前，高挑簾攏，太班進屋一看，屋中雖無古鼎珍玩，陳設到還清雅，桌椅一律是花梨紫檀，落坐以後，方大爺叫方飛，端茶車飯，太班道已然付過，叫方飛告訴他走吧，這時屋外有人叫阿媽，說茶切好了，

方大爺，少奶奶不是外人，且見見你班老伯，原來方家是內府正黃漢軍旗人，人口
很是簡單，方大爺中年喪偶，並未續娶，只生一子，名喚學端，年已四十，在善撲營當
差，現充二品官，這幾日當值，並未在家，娶妻鄭氏，年紀比學端小五歲，有絕好武
藝，今年已經十五，就是方飛，敬世單傳，方大爺愛如掌上明珠，自六歲，就傳授他武
術，今年已經十五，鄭氏因為家裏沒有用人，聽說有誠客來到，所以親自沏茶，聽他交
細叫何進來，方飛早掀起斑竹簾，鄭氏進來恭恭敬敬請了一個安。大班連忙還禮，勝
俊明亦見過鄭氏，太班見鄭氏，中等身材，梳着兩個把頭，穿着花盆底鞋，身穿雨過天
晴毛藍市布衫，五官端正，帶出純厚樣子，就恭敬然有禮搖頭（後文書黃三太逛通州，
巧遇白馬李七侯，靈飛龍大鬧方家坟，方飛出世，搖頭婆駝走靈飛龍，搖頭婆就是鄭氏
所以撰者不能不稍寫一筆）這時方飛早斟上三盞茶換次送上，鄭氏道班老伯從南城來
大半沒吃飯，阿媽您看預備什麼好，方大爺道家裏不必費事吧，爽與我們喝杯茶，上後
門詳露居去吃罷，飛兒亦可以出去，太班道，我這是不客氣，就走罷，方飛聽爺爺帶他

上後門，很是喜歡，可是直用小眼看他母親。鄭氏道，既是爺爺不怕你跟着攪你就去罷，方飛亦不換衣服，過來拉着勝俊明說三叔走，於是爺四個出了大石作北口，直奔後門外路西祥露居，到了門口，櫃房由東全站起來道，二爺幾位，今天早，原來祥露居是北城第一座大南酒館，零整批發，外買碗酒，後邊有竈，口味比普通飯館還強，並且可以代炒來菜，買賣很是興隆，與南城都一處，全是北京知名的酒館，方大爺除了當值以外，每日下午的晚飯，總在祥露居吃，今天不過一點就來了，所以夥計說早，讓好了坐，夥計伺候一切，方爺叫預備四鮮四乾四冷四葷四熱四炒一罈上等黃酒，不消一刻，一樣一樣送上，因為時候是早飯已過，晚飯未到，很是清靜，除了他們，沒有第二個座爺四個一邊吃酒，一邊談心，太班問福仙回來沒有，方大爺道，福仙住在內西華門……關帝廟，我門口是他來往必由之路，前一個月他告訴我，到山東瞧泰安俠，就手到蓬萊，看看朋友，觀觀海日，約我一同前往，我因為官差不由自己，最快亦須半月，不便請假，他自己單人前往，大概快回來了，太爺就將在樂安武家灘遇見泰安俠北定遠的事，

細說一遍，方大爺很嘆息無緣，少交幾個朋友，太班道，大哥怎麼這們想不開，既與北定璋叩頭，就是一樣，何分彼此，方大爺又瞧了瞧勝俊明道，俊明大半有三十歲，原來還未娶親，到了時候，我須走一趟，與你訂婚。勝英恭恭敬敬的站起來道，那敢情賞臉，請都請不到。太班道，大家不必客氣罷，勝俊明方飛不喝酒，老哥倆是杯杯淨，盞盞乾，夥計看看方大爺喝的高興，又外敬了什麼，玫瑰棗，菓子乾，晾肉四樣，問二爺回國吃什麼，方大爺問太班大哥吃什麼，太班道，只要有酒喝，吃不吃沒關係，都是自己人，客內主便。方大爺道，既是如此，夥計到橋北馬家樓拿一個羊頭，一個羊脖子，一斤燒羊肉帶湯，吃抽條麵，不知合意不合意，太班道，真好沒有，到北京非吃麵不可，我們住在南城真沒處吃，小山東答應下去，不多一時全部來到，夥計問酒快滿了，還添不添，方大爺叫再開一罈，太班道，吃完酒這就吃麵罷，今日足矣，改天再聚，方大爺說好，來十六個麵，多搭一扣，小山東說是了，這還用二爺吩咐，吆喝下去，這一頓飯直吃到五點，酒座慢慢進來，大半多與方大爺熟識，讓酒讓菜，很是麻煩，夥計又特別

泡了一盞茶，方大爺非讓太班爺倆家裏去住不可，太班怕拘泥，一定不肯，答應明天一清早就去，說了會話，才離了祥露居，方大爺陪有太班圍着什刹海繞了一個灣，到了西壓橋才分手，方飛問勝俊明三叔，明三什麼時候來，方大爺道，大哥，俊明。明天清早九點在舍下便飯，午後再商量到什麼地方去，太班道，就是就是，我罷回勝俊明回去，方大爺到家少奶奶問長問短，方飛是小孩不等他祖父說，就一一回答，方大爺告訴我這上邊街，明天在家裏請你班老伯吃飯，鄭氏道，明天多預備幾樣菜，方大爺道，都是自家人，用不着客氣，方大爺上街回來以後，鄭氏就着手預備，第二天不到八點，太班同勝英就來了，考。三是高談闊論，方飛是亂跳躑躅，躍前跑後，早晚不過是餃子，餛飩四樣，酒菜是八樣，太班是非常高興，說家常飯別有風味，就以辣肉來說，外面就不常見，可是吃着不膩，蘇稱尤其有意思，方大爺道亦沒什麼，據少奶奶的意思，還要多預備，倒是我說大哥不是外人，隨便最好，又告訴太班，就是我一個人住上屋，少奶奶已將你們爺倆下榻之所安置了，非請大哥住幾天不可，大哥您想怎麼樣，太班道，既是大

哥同少奶奶，有這份厚意，我本想就近，如今只得多盤桓幾天，方老爺太班要住幾天，樂得往外就跑。告訴他母親，那個大老頭同勝三叔在咱們家住兩天，等我阿媽回來您說熱鬧不熱鬧。鄭氏道：飛兒少說話，有客在這裏，不要叫爺爺說你，方飛道：我勝三叔喜歡我，回頭叫我三叔帶我聽戲去，說着不聽鄭氏說什麼，又詢回來，拉着勝俊明衣服說，三叔帶我聽戲去，勝俊明尚未答言，太班道：嚴格論，此次重來都門，並未觀劇，方大老爺，好，今天我請上查樓，飛兒是聽戲，吃完好走方飛帶了樂，少時飯罷，方大爺叫方飛騰騰口上的車，方飛道：南門外直廠一帶，還有車，就把車叫來，方大爺問是一輛步兩輛方飛道：一輛。方大爺道：一輛給一輛，勝俊明道：您老哥倆帶着我侄子，亦不聞情，我跟着走。方大爺道：你於客位，豈有不坐車之理，還是我走，太班道：大哥，子姪之輩，您還這們客氣，就叫俊明走罷，方大爺亦不再說，告訴鄭氏，今天晚飯不在家吃，少爺下班，別叫他出門，鄭氏連聲答應，爺四個聽戲以及魚酒等項，方大爺就是下班，見過班勝，俱不細表。太班勝俊明在方家住着，所有沒去過時去處，方大爺就是

告假，亦陪着都去臨眺，每天早飯是鄭氏預備，全是北京旗籍家常便飯，調着樣吃，晚飯下館子，不覺過了四五天，太班一日對方大爺道：天氣漸熱，我們要告辭了，方大爺道：平時不來北京，若無要緊的事，太哥可以再聚會幾天，太班道：要不是愛棠（方恩字）苦苦相留，我叔姪早已離開北京了，咱們秋間再會，方大爺不覺一聲長嘆道：小弟是旗人，又有職務在身，不能私離北京，秋間再會的話，恐怕不易，才圖快聚，又賦離別，能不令人黯然，也罷，明晨與大哥送行，我想作郊外之遊，送您到瀟溝橋，方飛道：爺爺，我也去，方大爺道：道路不近，你許走不了，方飛道走了，上坟我怎麼走來着，方大爺道明早再說吧，又問太班帶什麼東西不帶，太班道：我輩四海飄流到處爲家，什麼也用不着，此次往山陝一帶，並不按站而行，亦不雇脚，方大爺道：若是如此，我亦不虛讓，夜間是抵掌而談，抵足而臥，方愛棠想起一事，告訴太班道：大清門侍衛，向來視外放爲畏途，幾次荐選，小弟都因爲家中無人，不願意出外，今年如若兩省有缺，小弟或者走一闖，能夠會晤，亦未可知，太班道：那是最好不過，清和月夜短，不久

不久就天亮了，太班叔侄收拾了取拾。鄭氏早預備下點心，方大爺又敬了太班三杯酒，用過點心，鄭氏送上一個包袱，方愛棠接過對太班道，大哥遠行，程儀我亦不送，這是一點菲意。聊表寸心，炒米十斤，牛肉乾三斤，油布兩張，艾瓢兩個，江鏈火石，路上趕不上尖宿，防個方便，太班道，難得愛棠如此細心，我不謝了，又說了會閒話，才同太班勝俊明出了彭儀門，爺三個雖然緩緩而行，難為方飛，真跟的上，十點多鐘，就到了蘆溝橋，太班道，愛棠請回罷，千里送行，終須一別，我想回來的時候，或者再到北京一行，方大爺道，切望切望，前邊酒家，我再奉敬三杯。太班道不必了。方飛是戀不捨的，各道請字，這才分手，由北京到陝西勝三爺是輕車熟路，明季之孫孫帥轉戰三年，如今舊地重遊，不勝今昔之感，同太班商量一去。由蘆溝橋按站走大道，回來的時候再走北路，順便到大同宣化一帶就手臨臨邱日武。太班是無事無不可，他們叔侄說按站走，並不每日一尖一站雖是按官站走，亦許一天走三四站，亦許一明就走一尖站，亦許晝行夜宿，亦許夜行晝宿，沿途黑白兩道，陰陽兩面的朋友，應投帖的投帖，應酬

訪的拜訪，送銀川的賦收或不收，都斟酌交情國當時情形，一應的事，與後文沒多大關係，所以就不細表，直到五月底才到大關，到了玄豹山一間。邱日武早到任邱去了，邱家的人問明了是太班勝俊明，一定堅留，住了一天才走，到北京拜訪方大爺，一兩禮拜爺還是沒回來，太班說這一趟把老二養的不輕，又聚會了幾天，方飛是問長問短。鳳上勝三叔沒完，班勝惦念鎮局工程，才告辭回歸任邱，見了邱日武，備說經過，邱日武很可惜沒見着方大爺祖孫，一看鏢行房屋，收拾好了有七成，下餘工程等到以後再說，勝俊明歸家之後，因為跟着太班跑了幾省，見了許多武術家，雖然沒有位位討手，可是長了不少見識，想武術家大半是粗俗獷野的多，溫文儒雅的少，武勇有餘，涵蓄不足，自己同北定遠討論過文學，就叫下人將早年的書房，收拾出來，勝家雖非世代書香，歷史還有，親自檢點一番，尋出五經前四史，定下課程，每天是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二五更用武工，操心操手研究各門武術絕藝，有不清楚的地方，請太班指點，所有家事概不過問統統交與勝福，除了邱日武，等閒的朋友他雖也不見已經到了八月初旬，仍不見北定

還來，很是詫異，有一天問太班道，師叔李二叔至今不見到來，想是路上有了緣故，太班道，不至於，福仙爲人，看着馬馬糊糊，連邊幅都不修，然而極講信義，他所去的地方，又是舊遊之地，路上決無舛錯，倒是五六月之間，天氣炎熱，恐其因爲趕路，生起病來，勝俊明亦很以爲然，又過了兩天，勝俊明到後院用武，不見太班，以爲太班渡出來，必是靜坐，回到臥室，仍是不見太班，勝俊明想到眼看要到松棚會日期，一個北定遠不見歸來，太班又復失蹤，這一驚非同小可，要知後事如何，下章自有交待。

萬勝鏢第二集繼續出版

預告二集記略

羣雄大聚松棚會，俠僧出現，衆豪俠大鬧松棚會，北神鏢初會南神鏢，左良玉被困投江，兵圍松樹灣等等節目，驚險異常，統在二集內發表。

